

乾
隆
鄞
縣
志

鄞縣志卷二十六

雜識一 紀事

易大傳曰物相雜故曰文說文雜五采相合从衣
集聲一色爲純五色爲雜班氏藝文志有雜家雜
家者集羣言而爲書也予修志乘涉獵載籍多矣
擇其事之關於一方者別爲四類而統以雜識名
之一曰紀事皆史傳所載軍國政事一曰祥異則
取史家五行志之例一曰文獻則先正遺言軼事
列傳所不盡書者一曰叢談則稗官小說之類也
識大識小分別部居竊取雜而不越之意

漢靈帝熹平元年妖賊許生作亂於句章自稱陽明皇帝

書
吳郡司馬孫堅討平之

三國志

吳黃龍二年正月遣將軍衛溫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洲。亶洲。亶洲在海中。長老傳言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將童男童女數千人入海求蓬萊神山及仙藥。止此洲不還。世相承有數萬家。其上人民時有至會稽貨布。會稽東縣人海行亦有遭風流移至亶洲者。所在絕遠。卒不可得。至但得夷洲數千人還。

三國志

案乾道圖經載亶洲山在縣東四十五里。又引十道四蕃志云。亶洲有虞喜冢。然縣東實無此山。或云卽日本國圖經亦疑而不決。今於山川門削之。而附見於此。

晉安帝隆安三年十一月妖賊孫恩作亂於會稽前將軍

劉牢之東討十二月恩遁還入海

宋書高祖紀

四年五月恩復入會稽十一月劉牢之復率衆東征恩退走牢之屯上虞使劉裕戍句章城句章城既卑小戰士不盈數百人裕被堅執銳爲士卒先每戰輒摧鋒陷陣賊乃退還浹口時東伐諸帥御軍無律惟裕法令明整所至莫不親賴焉

宋書高祖紀

五年春孫恩頻攻句章裕屢摧敗之恩復走入海

宋書高祖紀

劉牢之討孫恩來句章營于三江口後人稱其遺壘曰篠

墻

黃潤玉三江亭賦序

宋孝武大明六年豫章王子尚領會稽太守時東土大旱

鄞縣多畛田子尙至鄞縣勸農

南史

明帝泰始五年臨海賊帥田流自稱東海王剽掠海鹽殺

鄞令

通鑑

六年龍驤將軍周山圖將兵屯浹口討田流平之

通鑑

唐元宗天寶三載二月海賊吳令光等抄掠台明命河南

尹裴敦復將兵討之

通鑑

代宗寶應元年八月台州賊帥袁晁攻陷浙東諸州十月

袁晁陷明州

通鑑

廣德元年四月李光弼奏擒袁晁浙東皆平時晁聚衆近

二十萬轉攻州縣光弼使部將張伯儀將兵討平之

通鑑

德宗貞元十三年三月以福建都團練使李若初爲明州

刺史浙東觀察使

舊唐書
德宗紀

按浙東觀察使本治越州据此文似當時曾移治明州而新史方鎮表未之及

十四年明州鎮將栗鎰殺刺史盧雲

舊唐書
德宗紀

十五年二月浙東觀察使裴肅擒栗鎰於台州斬之

通鑑

憲宗元和四年令明州歲進淡菜海蚶各五斗

據元氏
長慶集

九年孔戣爲華州刺史奏罷明州歲貢淡菜蛤蚶之屬

據韓

愈撰殘
墓志

十五年復令明州貢海味穆宗長慶初元稹爲浙東觀察

使復奏罷之

據元氏
長慶集

元稹浙東論能進海味狀浙江東道都團練觀察處置
等使當管明州每年進淡菜一石五斗海蚶一石五斗

右件海味等起自元和四年每年每色令進五斗至元和九年因一縣令獻表上論準詔停進仍令所在勒回人夫當處放散至元和十五年伏奉聖旨却令供進至今每年每色各進一石五斗臣昨之任行至泗州已見排比遞夫及到鎮詢問至十一月二十日方合起進每十里置遞夫二十四人明州去京四千餘里約計排夫九千六百餘人假如州縣只先期十日追集猶計用夫九萬六千餘功方得前件海味到京臣伏見元和十四年先皇帝特詔荆南令貢荔枝自陛下即位後以其遠物勞人只令一度進送充獻景靈下又降德音令有司於策以爲美談去年江淮旱饑陛下又降德音令有司於旨條之內減省常貢斯皆陛下遠法堯舜近法太宗減膳卹災愛人惜費之大德也況淡菜等味不登於俎豆名不載於方書海物鹹腥增痰損肺俗稱補益蓋是方言每年常役九萬餘人竊恐有乖陛下罷蒞枝減常貢之盛意蓋守土之臣不敢備論之過也臣別受恩私令盡愚懇此事又是臣當道所進不敢不言如蒙聖慈特賜允許伏乞賜臣等手詔勒停仍乞準元和九年勅旨宣下度支鹽鐵所在勒回寶冀海隅蒼生同霑聖澤謹錄奏聞伏候勅旨中書門下牒牒浙東觀察使當道每年供進淡菜一石五斗海蚶一石五斗牒奉敕如聞浙東所進淡菜海蚶

等道遂稍遠勞役至多起今已後並宜停進其今年合進者如已發在路亦宜所在勒同牒至准敕故牒

宣宗大中十三年

八月懿宗卽位

十二月浙東賊帥裘甫攻陷象

山官軍屢敗明州城門晝閉

通鑑

懿宗咸通元年三月裘甫分兵掠明州明州之民相與謀

曰賊若入城妻子皆爲菹醢況貨財能保之乎乃自相帥

出財募勇士治器械樹柵浚溝爲固守之備

通鑑

是年浙東觀察使王式斬仇甫

卽裘甫

浙東郡邑皆平

舊唐書懿

宗紀

僖宗乾符二年浙西狼山鎮遏使王郢等作亂攻陷蘇常

轉掠二浙大爲人患

通鑑

四年二月郢攻陷望海鎮掠明州鎮海節度使裴瓌招其

黨朱實降之散其徒六七千人郢收餘衆東至明州甬橋

鎮遏使劉巨容以筒箭射殺之餘黨皆平

通鑑

中和元年六月鄮賊鍾季文陷明州

唐書信宗紀

昭宗景福元年明州刺史鍾季文卒其將黃晟自稱刺史

唐書昭宗紀

王應麟云明州開元二十六年置詔於唐末凡五亂寶應元年袁晁陷明州一也貞元十四年明州將栗鏐殺其刺史盧雲以反二也乾符四年王郢陷明州三也中和元年鄮賊鍾季文陷明州四也景福元年明州將黃晟自稱刺史五也

乾寧三年錢鏐討董昌攻餘姚明州刺史黃晟遣指揮使

梁從厓率兵來應

十國春秋

吳越天寶二年

即梁開平三年

五月丁巳明州刺史黃晟卒辛酉

吳越王鏐自蘇州復如東府辛巳巡明州因城望海鎮命

子元珎爲明州刺史

十國春秋

宋初於明州置市舶司

宋史食貨志

真宗天禧元年明州請免濠池及慈谿鄞縣陂湖年課許

民射利詔從之

宋史河渠志

神宗熙寧九年集賢殿修撰程師孟請罷杭明州市舶諸

舶皆隸廣州一司令師孟與三司詳議之

宋史食貨志

元豐二年賈人入高麗貨及五千緡者明州籍其名歲責

保給引發船無引者如盜賊法

宋史食貨志

哲宗紹聖三年詔明州歲貢車螯玉柱五十觔俗謂之紅

蜜丁東坡所稱江瑤柱也

李壁注王荆公詩

徽宗崇寧元年七月詔明州置市舶司

宋史徽宗紀

宣和三年二月詔越之鑑湖明之廣德湖自措置爲田下流堙塞有妨灌溉致失常賦又多爲權勢所占兩州被害民以流徙宜令陳亨伯究實如租稅過重卽裁爲中制應妨下流灌溉者並弛以予民

宋史河渠志

欽宗靖康元年十月高麗入貢令明州遞表以進遣其使

還

宋史欽宗紀

高宗建炎三年十一月己巳車駕發越州呂頤浩奏金人以騎兵取勝若車駕乘海舟以避敵彼必不能襲江浙地熱彼亦不能久畱俟其退去復還二浙彼入我出彼出我入此兵家之奇也上沈吟久之曰此事可行卿等熟議庚

午頤浩晚朝奏事上曰航海之事斷在必行卿等速尋船
遂決策趨四明十二月己卯車駕幸明州駐蹕州治提領
海船張公裕奏已得千舟上甚喜

宋史本紀丙子帝至明州與此差二日

壬午定議航海執政請每舟載六十衛士人不得過兩口衛
士皆曰我有父母有妻子不知兩者如何去畱訴於主管
禁衛入內內侍省都知陳宥宥不能決宰相呂頤浩入朝
衛士張寶等百餘人遮道問以欲乘海舟何往因出語不
遜頤浩詰之曰班直平日教閱何曾有兩箭上貼今日之
事誰爲國家死戰者衆欲殺頤浩參知政事范宗尹曰此
豈可以口舌爭引其裾入殿門門閉衆不得入上以御筆
撫諭人情稍定上密諭宰執曰此輩欲阻大事朕今夕伏

中軍甲士五百人於後苑卿等翼日率中軍入捕爲首者
誅之頤浩退密諭中軍統制辛企宗及親軍將姚端令陰
爲之備癸未執政早朝命御營使司參議官劉洪道部兵
在宮門防變而中軍及姚端已整旆於行軍門外二府引
中軍入遇直宿兵衛皆擒之其徒驚潰或升屋或踰墻遁
走上自便殿御介冑引伏兵出彎弓手發二矢中二人墜
於屋下其衆駭懼悉就擒命呂頤浩至都堂詰爲首者以
奏其餘皆囚之甲申誅張寶等十七人於明州市其餘降
隸諸軍

張寶等憚行謀亂事亦見宋史本傳

戊子朝奉郎知明州張汝舟爲

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宜州觀察使張思正爲浙東
馬步軍副總管屯明州徽猷閣待制御營使司參議官劉

洪道知明州己丑夜謨報金人逼臨安至旦大雨有旨放
朝惟執政入對既退上自州治乘馬出東渡門登樓船宰
執皆從詔止親兵三千人自隨百官有司隨便寓浙東諸
郡時上既廢諸班直獨神武中軍辛永宗有衆數千而御
營使呂頤浩之親兵將姚端衆最盛上皆優遇之庚寅從
官以次行吏部侍郎鄭望之以疾辭不至給事中兼權直
學士院汪藻以不便海舶請陸行以從許之於是扈從汎
海者宰執外惟御史中丞趙鼎右諫議大夫富直柔權戶
部侍郎葉份中書舍人李正民蔡崇禮太常少卿陳戩六
人而昕夕密衛於舟中者御營都統辛企宗兄弟而已辛
卯御舟次定海縣

本紀己丑次定海縣與此差二日

癸巳次昌國縣丙申

浙東制置使張俊自越州引兵至明州已無舟可載奏乞
海舟上賜俊手書許以捍寇成功當封王爵俊納俠士劉
相如之策遂畱揭榜通衢勸諭迎敵士皆思奮俊軍士頗
事鹵掠城中居民少遂出城以清野爲名環城三十里皆
遭焚劫戊戌金人陷越州已亥奏至行在乃議移舟之溫
台以避之癸卯張俊與金人戰敗之先是金兵追襲乘輿
至城下俊遣統制官劉寶與戰兵少却其將党用邱橫死
之統制官楊沂中田師中統領官趙密皆殊死戰主管殿
前司公事李質率所部以舟師來助知州事劉洪道率州
兵射其旁大破之殺四千人

寶慶志

四年正月乙巳金人犯明州張俊與劉洪道坐城樓上遣

兵掩擊殺傷大當敵奔走墮田間或墜水俊急令收兵夜
金人拔寨去屯餘姚且請濟師於完顏宗弼丙午張俊令
明州西城外民居盡蕪之其意欲赴行在也庚戌宗弼引
衆再犯明州張俊禦之於高橋戰數合慮其濟師遂託以
上旨扈從辛亥盡將其衆入台州城中居民去者十七八
有士人率衆扣劉洪道馬首願畱以禦賊洪道曰子數克
敵若等毋慮丙辰夜洪道悉府實微服而遁與副總管張
思正引所部奔天童山所過盡撤其橋民不得濟死者數
千人哀號震天城中惟崇節馬軍與惡少僅千人以酒官
李木將之己未金人破明州先是金人益兵而來駐廣德
湖舊寨前遣老弱婦女運瓦礫填塹次夕植礮架十餘對

西門是日以數礮碎城樓守者奔散而出城遂陷辛未汪藻言金人爲患今已五年陛下以萬乘之尊而偃然未知稅駕之所者由將帥無人而御之未得其術也如劉光世韓世忠張俊王瓊之徒身爲大將論其官則兼兩鎮之重視執政之班有韓琦文彥博所不敢當者論其家則金帛充盈錦衣肉食與臺廝養皆得以功賞補官平時飛揚跋扈不循朝廷法度所至驅掠甚於寇敵陛下不得而問正以防秋之時責其死力爾張俊明州僅能少抗奈何敵未退而數里間引兵先遁是殺明州一城生靈而陛下再有館頭之行者張俊使之也二月丙子金人自明州引兵還臨安焚州城惟東南角數佛寺與僻巷居民偶有存者城

之始破也守者奔湊東南龜城而出或浮木渡江生死相半而逃村落者與敵遇由是徧州之境深山窮谷平時人跡不到者皆被搜剔殺掠不可勝數既去以修職郎蔣安義知明州進武校尉張大任同知明州事安義本越州剡縣人冒明州貫登第以賊敗金人至輒投拜盡籍土著寄居姓名以告金人喜之且授以兩浙轉運司印一紐甲申慈溪縣令林叔豹引鄉兵入明州執蔣安義奪其印金人十餘畱開元寺皆病不能前者叔豹并誅之丙戌劉洪道自台州還屯奉化縣其麾下精卒暴橫市肆邑人蔣璉夜集數千人之岳林寺圍洪道將殺之縣丞白彥奎勸洪道流其毆人之卒衆乃定洪道復入城廩民家窖藏之物得

四萬緡以獻是日金人自臨安退兵三月辛酉車駕發溫州辛未次定海縣四月知明州劉洪道罷貶秩二等依舊充御營使司參贊軍事以直秘閣向子忖知明州甲戌御舟至明州之城外乙亥發明州癸未駐蹕越州戊戌出米七千斛賜明州民居爲寇所焚者五月癸卯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張汝舟特遷一官初上過明州汝舟應奉簡儉粗能給足至台州而守臣晁汝爲儲峙豐備上曰第以簡儉褒汝舟則好惡自明故有是命

本紀是年正月台州守臣晁公爲棄

城道此作汝爲汝

字誤 寶慶志

是年八月命陳思恭屯兵明州以防海道

宋史高宗紀

紹興二年十一月初權明州鹵田鹽

宋史高宗紀

五年江東帥臣李光言明越之境皆有陂湖大抵湖高於田田又高於江海旱則放湖水溉田澇則決田水入海故無水旱之災本朝慶歷嘉祐間始有盜湖爲田者其禁甚嚴政和以來剏爲應奉始廢湖爲田自是兩州之民歲被水旱之患餘姚上虞每縣收租不過數千斛而所失民田常賦動以萬計莫若先罷兩邑湖田其會稽之鑑湖鄞之廣德湖蕭山之湘湖等處尙多望詔漕臣盡廢之詔諸路漕臣議之其後議者雖稱合廢竟仍其舊

宋史食貨志

案河渠志是年明州守臣李光奏明越陂湖專溉農田自慶歷中始有盜湖爲田者三司使切責漕臣嚴立法禁宣和以來王仲薏守越樓異守明剏

爲應奉始廢湖爲田自是歲有水旱之患乞行廢

罷盡復爲湖詔轉運司相度聞奏

十一年六月明州僧王法恩等謀反伏誅

宋史高宗紀

十八年十二月振明越諸州流民

宋史高宗紀

二十四年十二月知鄞縣程緯爲其丞王肇所告慢上無

人臣禮除名貴州編管籍其貲

宋史高宗紀

三十年七月遣明州水軍三百戍崑山黃魚埭巡捕槽船

之爲盜者

宋史高宗紀

三十一年五月命兩浙諸州起禁軍弓弩手部送明州平

江府軍前

宋史高宗紀

三十二年十月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昨聞臣僚言沈昭

遠爲王鈇家治盜欲鍛鍊富民多所倍償王正已爲司理卒平反之不畏強禦節槩可稱三省詳加訪問其人如在

可與甄錄

金佖
清編

孝宗乾道三年陳俊卿參知政事時四明獻銀鑛將召冶工卽禁中鍛之俊卿奏不務帝王之大而屑屑有司之細恐爲有識所窺

宋史陳
俊卿傳

五年守臣張津言東錢湖容受七十二溪方圓廣闊八百頃傍山爲固壘石爲塘八十里自唐天寶三年縣令陸南金開廣之國朝天禧元年郡守李夷庚重修之中有四牐七堰凡遇旱涸開牐放水溉田五十萬畝比因豪民於湖塘淺岸漸次包占種植菱荷障塞湖水紹興十八年雖曾

檢舉約束盡罷請佃歲久菱根蔓延滲塞水脈致妨蓄水兼塘畔間有低塌處若不淘濬修築不惟寢失水利兼恐塘埂相繼摧毀乞候農隙趁時開鑿因得土修治埂岸實爲兩便從之

宋史河渠志

淳熙元年十月以魏王愷判明州

宋史孝宗紀

三年賜皇子判明州魏王愷詔曰陂湖川澤之利或通或塞存乎其人四明爲州實治鄞鄞之鄉東西凡十四而錢湖之水實溉其東之七吏惰不虔葑蕪翳利失其舊農人病焉卿臨是邦乃能講求利便而濬治之遂使並河七鄉之田無異時旱乾之患其爲澤豈淺哉刻奏徹聞不忘

嘉歎

宋史食貨志

七年二月魏王愷薨四月除明州積欠諸司錢十五萬緡

宋史孝

宗紀

光宗紹熙五年

是年寧宗卽位

十一月升明州爲慶元府

宋史寧宗紀

寧宗嘉定十四年慶元府言鄞縣水自四明諸山溪澗會至他山置堰小徑下江入河所入上河之水專溉民田其利甚博比因淤塞堰上山觜少有溪水流入上河自春徂夏不雨令官吏發卒開淘沙觜及濬港汊又於堰上壘疊沙石逼使溪流盡入上河其他山水入府城南門一帶有碶牯三所曰烏金曰積瀆曰行春烏金碶又名上水碶昔因倒損遂捺爲壩以致淤沙在河或遇溪流聚湧時復衝倒所捺壩走泄水源行春橋又名南石碶碶面石板之下

歲久損壞空虛每受湖水演溢奔突出於石縫以致鹹潮
袞入上河其縣東管有道士堰至白鶴橋一帶河港湮塞
又有朱賴堰與行春等堰相連堰下江流通徹大海今春
闕雨上河乾淺堰身塌損以致鹹潮透入上河使農民不
敢車注溉田乞修砌上水烏金諸處壩堰仍選清彊能幹

職官專一提督

宋史河渠志

元順帝至正十八年方國珍領節鉞來鎮四明

劉仁本慶元路儒學

興修

記

案國珍之據慶元元明二史無明文故據此補之

十九年十月以方國珍爲江浙行省平章政事

元史順帝紀

二十五年九月以方國珍爲淮南行省左丞相分省慶元

元史順
帝紀

二十六年九月以方國珍爲江浙行省左丞相弟國瑛國

珉姪明善並爲江浙行省平章政事

元史順
帝紀

二十七年九月明兵取台州路時台州温州慶元三路皆

方國珍所據十月明兵取温州十一月明兵取慶元路十

二月方國珍歸於明

元史順
帝紀

明史本傳曰方國珍黃巖人世以販鹽浮海爲業至正八年與兄國璋弟國瑛國珉聚衆數千人劫運艘梗海道行省參政朶兒只班討之兵敗爲所執脅使請於朝授定海尉尋叛寇温州元以李羅帖木兒爲左丞督兵往討復被執乃遣大司農達識帖睦爾招之降已而復叛誘殺台州路達魯花赤奉不華亡入海使人潛至京師賂諸權貴仍許降授徽州路治中國珍不聽命元復以海道漕運萬戶招之乃受官尋進行省參政先是國珍以兄弟倡亂海上有司憚於用兵一意招撫惟都事劉基以國珍首逆數降數叛不可赦朝議不聽國珍既授

官據有慶元溫台之地益強不可制元既失江淮資國
珍舟以通海運重以官屬羈縻之明太祖已取婺州使
主簿蔡元剛使慶元國珍遣使奉書進黃金五十斤白
金百斤文綺百匹太祖復遣鎮撫孫養浩報之國珍請
以溫台慶元三郡獻且遣次子關為質太祖却其質厚
賜而遣之復使博士夏煜往拜國珍福建行省平章事
國珍名獻三郡實陰持兩端煜既至乃詐稱疾自言老
不任職惟受平章印誥而已是時國珍歲歲治海舟為
元漕張士誠粟十餘萬石於京師元累進國珍官至江
浙行省左丞相舊國公分省慶元國珍受之如故特以
甘言謝太祖絕無內附意太祖復以書諭曰福基於至
誠禍生於反覆魄器公孫速故轍可鑒大軍一出不可
虛辭解也國珍復陽為惶懼謝罪以金寶飾鞍馬獻太
祖復却之及胡深下瑞安進兵溫州國珍恐請歲輸白
金三萬兩給軍俟杭州下即納土來歸太祖詔深班師
吳元年克杭州國珍據境自如太祖貽書數其十二罪
復責軍糧二十萬石國珍不從惟日夜運珍寶治舟楫
為航海計太祖已破平江命參政朱亮祖攻台州進克
溫州平南將軍湯和以大軍長驅抵慶元國珍率所部
遁入海追敗之盤嶼其部將相次降和數令人示以順
逆國珍乃遣子關奉表乞降曰臣本庸才遭時多故起
身海島非有父兄相藉之力又非有帝制自為之心方

主上震擊電掣至於婺州臣愚即遣子入侍主上推誠布公俾守鄉郡如故吳越事臣遵奉條約不敢妄生節目子性不戒潛構蠹端猥勞問罪之師私心戰兢用是俾守者出迎然而未免浮海何也孝子之於親小杖則受大杖則走臣之情事適與此類即欲面縛待罪闕廷復恐嬰斧鉞之誅使天下後世不知臣得罪之深將謂主上不能容臣豈不累天地大德哉太祖覽而憐之賜書曰汝違吾諭不即斂手歸命次且海外負恩實多今窮蹙無聊情詞哀懇吾當以汝此誠爲誠不以前過爲過汝勿自疑遂促國珍入朝面讓之曰若來得毋晚乎國珍頓首謝授廣西行省左丞食祿不之官數歲卒於京師國珍又名谷珍蓋降後避明諱云

北窗瑣語曰明太祖既下婺州方谷珍遣使奉書求降太祖受之然惡其反覆後遣信國公湯和討焉珍遂入海督舟師追之獲送建康太祖問曰谷珍你一向在那裏對曰臣天下無道乘桴浮於海天下有道束帶立於朝太祖喜其言授都督僉事卒於建康後台溫明三府民心未靖太祖以其從子明敏明徹爲總管彼二豎者反生煽惑潛謀

不軌遂族之
嘉靖志曰方國珍入覲太祖待之特厚每賜宴享與功臣並列方氏既平其僞官悍將二百餘人素爲民巨害

者皆徙江淮台溫之民始奠枕焉拜廣西左丞仍奉朝請一日侍燕坐不能興昇至家已成末疾矣上數遣中使存問官其子禮爲廣洋衛指揮僉事又遣人問所欲言國珍撫姪明謙爲太倉衛指揮僉事又遣人問所欲言國珍曰臣無尺寸之功而子孫惟魯不知人間事臣所憂者獨此耳幸陛下曲加保全則臣感恩九泉矣遂卒年五十六上爲文祭之皇太子親王及中書省大都督御史臺皆奉旨奠祭洪武十一年令明謙籍其始從戎者爲兵謂之方氏軍哨凡數萬人而明謙驕不法事覺上怒加以剝膚之刑舉宗受戮

明太祖洪武初海外諸國入貢許附載方物與中國貿易設市舶司設提舉官以領之寧波通日本其貢以十年爲期以金葉勘合表文爲驗以防詐僞後市舶司暫罷輒嚴

禁瀕海居民私通海外諸國

明史食貨志

成祖永樂元年日本貢使達寧波禮官李志剛奏故事番使入中國不得私攜兵器鬻民宜敕所司覈其舶諸犯禁

者悉籍送京師帝曰外夷脩貢遠來所費實多有所齎以助資斧亦人情豈可槩拘以禁令至其兵器亦准時直市之母阻向化

明史曰本傳

三年以諸蕃貢使益多乃置驛於市舶司以館之浙江曰

安遠

明史食貨志

英宗正統四年五月倭船四十艘破寧波大嵩千戶所大

肆殺掠

明史曰本傳

憲宗成化四年日本遣使貢馬其通事三人自言本寧波村民幼爲賊掠市於日本今請便道省祭許之戒其勿同

使臣至家引中國人下海

明史曰本傳

武宗正德五年日本遣使臣宋素卿來貢時劉瑾竊柄納

其黃金千兩賜飛魚服前所未有也素卿鄞縣朱氏子名
縞幼習歌唱倭使見悅之而縞叔澄負其直因以縞償至
是充正使至蘇州澄與相見後事覺法當死劉瑾庇之謂
澄已自首並獲免

明史曰
本傳

世宗嘉靖二年五月日本貢使宗設抵寧波未幾素卿偕
瑞佐復至互爭真偽素卿賄市舶太監賴恩宴時坐素卿
於宗設上船後至又先爲驗發宗設怒與之鬪殺瑞佐焚
其舟追素卿至紹興城下素卿竄匿他所免凶黨還寧波
所過焚掠執指揮袁璉奪船出海巡按御史歐珠以聞且
言據素卿狀西海路多羅氏義興者向屬日本統轄無入
貢例因貢道必經西海正德朝勘合爲所奪我不得已以

宏治朝勘合由南海起程比至寧波因詰其僞致啟戮章
下禮部部議素卿言未可信不宜聽入朝但戮起宗設素
卿之黨被殺者多其前雖有投番罪已經先朝宥赦母容
問惟宣諭素卿歸國移咨其王令察勘合有無行究治帝
已報可御史給事交章言素卿罪重不可貸會宗設黨中
林望古多羅逸出之舟爲暴風飄至朝鮮朝鮮人禽二賊
以獻給事中夏言因請逮赴浙江會所司與素卿雜治至
四年獄成素卿及中林望古多羅並論死繫獄久之皆瘐

死

明史曰
本傳

是年給事中夏言言倭患起於市舶遂罷之

明史食
貨志

二十六年十二月倭犯寧台二郡

明史曰
本傳

三十二年海盜汪直勾諸倭大舉入寇浙東西同時告警
初浙江設市舶提舉司以中官主之駐寧波海舶至則平
其直制馭之權在上及世宗撤天下鎮守中官并撤市舶
而濱海奸人遂操其利初市猶商主之及嚴通番之禁遂
移之貴官家負其直者愈甚倭喪其貲不得返已大恨而
大奸若汪直徐海陳東麻葉輩以內地不得逞悉逸海島
爲主謀誘之入寇海中巨盜遂襲倭服飾旂號分艘掠內
地無不大利故倭患日劇

明史目
本傳

三十四年十月倭掠寧波台州

明史世
宗紀

三十五年總督胡宗憲請遣使諭日本國王禁戢島寇招
還通番奸商許立功免罪既得旨遂遣寧波諸生蔣洲陳

可願往及是可願還言至其國五島遇汪直毛海峰謂日本內亂王與其相俱死諸島不相統攝須徧諭乃可杜其入犯又言有薩摩洲者雖已揚帆入寇非其本心乞通貢互市願殺賊自効乃畱洲傳諭各島而送可願還宗憲以聞兵部言直等本編民旣稱効順卽當釋兵乃絕不言及第求開市通貢隱若屬國然其奸叵測宜令督臣振揚國威嚴加備禦移檄直等俾勦除舟山諸賊巢以自明果海疆廓清自有恩資從之七月宗憲言賊首毛海峰自陳可願還一敗倭寇於舟山再敗之瀝表又遣其黨招諭各島相率効順乞加重賞部令宗憲以便宜行

明史曰
本傳

三十六年蔣洲在倭中諭山口豐後二島主源義長源義

鎮還被掠人口具方物入貢宗憲以聞詔厚賚其使遣還

明史胡宗憲傳

案日本傳云先是蔣洲宣諭諸島至豐後被畱令

僧人往山口等島傳諭禁戢於是山口都督源義長具咨送還被掠人口而咨乃用國王印豐後太守源義鎮遣僧德陽等具方物奉表謝罪請頒勘合修貢送洲還前總督楊宜所遣鄭舜功出海哨探者行至豐後島島主亦遣僧清授附舟來謝罪言前後侵犯皆中國奸商潛引諸島夷衆義鎮等實不知於是宗憲疏陳其事言洲奉使二年止歷豐後山口二島或有貢物而無印信勘合或有印

信而無國王名稱皆違朝典然彼既以貢來又送還被掠人口實有畏罪乞恩意宜禮遣其使令傳諭義鎮義長轉諭日本王禽獻倡亂諸渠及中國奸宄方許通貢詔可

四十年九月宗憲奏言賊屢犯寧台溫我師前後俘斬一

千四百有奇賊悉蕩平

明史胡宗憲傳

國朝順治三年六月大軍下寧波府

三年裁鄞縣主簿一員

七年裁寧波府通判一員

十六年移浙江提督鎮寧波

康熙二年分設陸路水師提督各一人以水師提督鎮寧

波

四年裁縣學訓導一員

六年裁分守寧紹台道一員巡海道一員改設分巡寧台
溫海道一員又裁推官一員

七年罷水師提督并於陸路仍鎮寧波

九年設分巡寧紹道一員

十一年改寧台溫海道爲分巡台海道

十五年復設縣學訓導一員

二十四年設海關監督一員筆帖式一員改台海道爲寧
台道

三十九年裁甬東巡檢一員

雍正四年改分巡寧台道爲分巡寧紹台道

案已上職官沿革俱見浙江通志

乾隆三十九年五月

賜生員范懋柱家古今圖書集成一部共一萬卷

縣冊

四十四年六月

賜天一閣范氏西域得勝圖三十二幅

縣冊

五十年正月六日

賜千叟宴於乾清宮監生邵塏年七十一預焉

賜御筆千叟宴詩摹本及鳩杖

千叟宴詩

塏紀 思詩太學首儲材羅列貢與監貢以獻士稱
監名尤非汎直舉本官署國子貴不忝飫詩書以華習
禮義無僂國家隆教養 聖學篤典念日課精以勤
月廩贏靡欠 聖訓懸象倫六館奉矩鑑仲丁

帝視學升香肅帷幃大禮待時舉璧宮環激灑生逢盛
儀鞞鼓舞舞雩鉛槧誰言砥學心白首敢慵厭天子
勵乾乾五福疇敷斂者筵不遺物老得觀華瞻卑微肄
業生珍廚屬飫饔園橋宣教澤恩綸已先蒞笙簫
酒醴歌聲雅鼓鏘兼

五十二年二月

賜范氏天一閣金川得勝圖十二幅

縣冊

雜識二 祥異

漢建武四年夏六月雷擊鄧縣羊五頭

論衡

唐神龍二年雨毛於鄧縣占曰邪人進賢人遁

唐書五行志

宋大中祥符七年正月明州獻茹侯山石上芝草一本四

莖

宋史五行志

按聞志是年四月進芝草圖

是年明州獻青毛金文龜

四明七觀注

按聞志正月丙辰獻

政和六年明州木連理

宋史五行志

紹興十八年明州水

宋史五行志

十九年明州大饑

宋史五行志

乾道元年二月明州大寒敗首種損蠶麥是歲明州饑

宋史

五行志

九年饑

聞志

淳熙三年麥一穗兩岐鄞令獻於領郡皇子魏王圖上於

朝孝宗御札褒美

開慶四明續志

四年五月明州瀕海大風海濤敗鄞縣隄五千一百餘丈

漂沒民田九月大風雨駕海濤鄞縣敗隄五千一百餘丈

宋史五

行志

五年旱大饑

聞志

九年明州饑

宋史五行志

十一年七月壬辰明州大風雨山水暴出浸民市圯民廬

覆舟殺人

宋史五行志

十四年七月明州旱

宋史五行志

紹熙五年秋明州颶風駕海濤害稼是年明州饑人食草

木

宋史五行志

嘉定八年明州大旱

宋史五行志

十三年八月庚午慶元府火燔官舍第宅寺觀民居甚衆

宋史五
行志

十四年明州蠡螯爲災是年明州旱

宋史五行志

咸淳元年雨鈔於姜山陳氏二日飛錢盈室

嘉靖志

元至元二十九年慶元大饑

清容居士集

大德六年六月慶元路饑

元史成宗紀

至大元年正月慶元路饑死者甚衆饑戶月給米六斗

元史

武宗紀

泰定元年二月慶元路饑發粟賑之

元史泰定帝紀

至順元年閏七月慶元路大水

元史文宗紀

至元四年海嘯

閩志

至正六年慶元路旱

嘉靖志

十一年明台山中竹箭生米特盛村民爭采之人日得米

一斗食之味殊美

嘉靖志

案成化志云至正末水旱相仍民甚艱食東湖錢

山多箭篠忽生竹實如米民賴以充饑

十九年正月甲午鄞縣地震

嘉靖志

二十一年明州松結實大者盈尺

嘉靖志

二十三年七月有星墜於慶元路

元史順帝紀

案星墜慶元路未必卽鄞地但路下惟鄞爲附郭

故凡統明州言者類錄之

明永樂十七年寧波五縣疫

明史五行志

宣德十年尙寶少卿袁忠徹家營新第堂之左棟產紫芝

正統元年右棟產赤芝未幾玉芝一本生於右襟柱色微

紅

胡嚴承德堂記

正統九年冬寧波瘟疫大作

明史五行志

十二年饑

聞志

宏治十七年五縣大饑朝廷遣都御史王璟賁內帑銀賑

之

嘉靖志

十八年虎亂九月地震

聞志

正德九年正月民間謠言妖青至每夜人各持兵器震響

竹以備之

嘉靖志

十五年十一月鄞縣雷鳴地震

嘉靖志

嘉靖十五年雷鳴地震

聞志

十六年七月海潮入靈橋門父老云當出魁解是年陳穆

果占解首

嘉靖志

案聞志云正月海嘯潮入靈橋門

二十二年鄞戴鰲會川莊產黃芝九莖二十三年又產黃

芝二莖二十四年枯竹生笋已而成林

嘉靖志

三十年李樹生王瓜諺云李樹生王瓜百里無人家已而

果爲倭寇剽殺甚衆

嘉靖志

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未申時日光暗有青黑紫色

如日狀者數十與日相蕩俄而數百千萬彌天者半逾時

漸向西北散去

嘉靖志

三十六年十二月免寧紹溫台處五府被災者稅糧

明史世宗

紀

四十一年六月三日天晴忽空中降白物大小如雪片晶
光映日以手撲之隨滅自午至申而止六月二十四日暮
天西北隕物如升子體圓而長上銳下大其色黃白下有
紫赤色挾持之瞬息大如斗精光四燭將至地光影起伏
者再蓋類占書所謂天狗但墮地不聞有聲耳

李志

四十二年春有猛虎形如赤馬大鬣長尾尖觜白面傷人

甚多

李志

四十三年八月十四至十八夜月圓如望西滬潮溢三日

不汝傷死四鄉男女不可計

李志

隆慶二年九月五日申時有赤鷹攫東門一十歲小兒至

觀風亭上其父急禱於元壇之神追得之兒自言見元壇

鐵簡擊鷹始得活

李志

萬歷元年六月寧府海湧數丈沒戰船廬舍人畜不計其

數

明史五
行志

是年鄞天封寺誦法華經有林姓者與友狂飲塔上醉溺

於塔簷頃刻雷火擊死

李志

三年六月戊辰杭嘉寧紹大風海溢渰人畜廬舍

明史神
宗紀

十五年七月大水太白山龍見乘風鼓雨天童寺室宇皆

漂沒礎礫無一存者

天童
寺志

十六年大饑民有以一子女易一餐者甚有懷百金田券

不得售而死者

李志

案聞志云是年夏秋又亢旱郡守張文奇郡丞攝

鄞令龍德孚雩龍法繁露三日而獲甘澍

十七年六月海沸寧屬縣廨宇多圯碎官民船及戰舸壓

溺人

明史五行志

十九年七月寧府潮溢傷稼渰人

明史五行志

案聞志云七月十七日東北風大作雨如澍海水

入郡城禾盡槁死

二十四年秋大水傷稼

李志

二十五年鄞學春祭兩燭之光聚而爲一是年秋張應宗

發解

李志

三十二年大雨雹相搏擊如杵鄞縣開明橋余鶴卿家起

火沿燒四街鶴卿閉門焚死搶火者八十餘人

李志

三十七年秋大水漂沒民居無算八月夜隕星如毬在靈橋門內陳姓家次早見大石如盤光色閃爍人爭碎之各取一塊

李志

四十四年正月三日大雪積一二尺或三尺許山中坎陷平填七八尺摧拉竹木無算陰凍連旬簷冰長短垂如銀柵是年二月侍御某家庖鼈鼈作人語曰毋傷我湯既沸猶云尚可活否則爲禍庖人不告有密語於侍御者趨往觀鼈已死矣剖腹有一人長寸半具體無缺某大駭不旬

日死

李志

四十六年七月大水壞民廬舍溺死甚衆

李志

天啟元年訛言中使四出選淑女徵嫠婦護送民草率婚配有嫠居數十年之婦一旦再醮者肩輿雇盡以椅代諸物騰價久不能平

聞志

三年十二月二日申時地震

聞志

崇禎元年有彗長丈每夜半則見

聞志

七年旱饑民取南山白泥以食競傳曰觀音粉

聞志

十一年地震有聲

聞志

十二年有大魚自定海入鄞江至蕙江之元貞橋復出海

明年葛世振榜眼及第

聞志

十三年大旱地出觀音粉縣中饑民競取食食者多病腹

脹

李志

十五年大旱饑

聞志

十六年旱饑

聞志

國朝順治三年大旱自四月不雨至於秋七月

聞志

八年大饑斗米五百文

聞志

十一年夏大旱冬寒江水亦冰經月不通舟楫是歲有魚

自海入江昂首躍波次年史大成登一甲一名進士

李志

十二年夏大旱

聞志

十四年夏六月大風雨水沒隄岸寒可御裘

聞志

十五年三月大雨雹擊死牛羊桑葉盡折蠶多餓死

聞志

十六年五月海賊薄郡城遍東鄉大掠有乘舟避賊於東

錢湖者忽龍風大作舟盡覆溺

李志

十八年自五月不雨者三越月

聞志

康熙三年大雨雹

聞志

九年五月十六日五色雲見冬大雪

聞志

是年六月大水

李志

十年夏大旱

聞志

十七年八月鄞江湖水大漲直至靈橋門

李志

二十年自四月至五月雨不止自六月不雨至十月井泉

皆枯

李志

二十二年大疫

李志

二十六年夏秋大旱

聞志

三十八年秋水災奉

事見元
旨賑濟

浙江通志

雍正元年大旱禱雨無應郡人宋魁先齋宿自祈於天井

潭遂投潭中死頃之雨大澍郡人義之祀於城隍廟側

曹志

二年七月十八日海潮衝決隄岸奉

旨賑濟

浙江通志

五年七月山水暴漲被淹田畝奉

旨蠲卹

浙江通志

乾隆九年七月海水溢縣東十一都十二都新墾塗田七

百三十一畝有奇被水田畝奉

旨緩徵

縣志

十二年夏旱鄉人禱雨有周文壇者投天井龍潭而死遂

得雨又前數年有汪祖熙者其事同

邑令宗紹
奠祭文

是年秋被水勘不成災捐給籽本

冊縣

十六年夏旱蟲食禾被災田一千五百三十八頃有奇大

嵩場煎竈塗田一百三十六頃有奇奉

旨發帑賑卹計銀四萬四千八百兩有奇米八千四百五

十石有奇

冊縣

十九年八年大雨東鄉橫溪出蛟山水驟漲淹民田二十

餘頃壞廬舍百餘間照例撫卹

冊縣

二十三年秋被水照例給籽撫卹

冊縣

三十一年五月雷雨冰雹

采訪
事實

三十五年秋大水題請加賑一月

冊縣

四十六年六月十九日暴風竟夕縣廨有梧桐一株高三

丈許拔地起民居有傾圮者

采訪事實

四十七年六月郡城火燬鼓樓

采訪事實

鄞縣志卷二十七

雜識三 文獻

史記畱侯世家載四皓名姓曰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

夏黃公索隱引陳畱志云園公姓庾

刊本作唐誤

字宣明居園

中因以爲號夏黃公姓崔名廣字少通齊人隱居夏里脩
道故號曰夏黃公角里先生河內軹人太伯之後姓周名
術字元道京師號曰霸上先生皆王劭據崔氏周氏世譜
及陶潛四八目而爲此說今考虞仲翔答王府君稱鄞大
里黃公潔已暴秦之世高祖卽阡不能一致惠帝恭讓出
則濟難則黃公實鄞人非齊人仲翔生於漢末談漢初事
必有傳授不同王劭等之臆斷也陶淵明詩有黃綺之南

山杜子美詩有黃綺終辭漢之句皆以黃綺對舉則黃爲姓無疑或謂史漢皆當以綺里季夏爲句似亦通也圜稱陳畱風俗傳自序云圜公爲秦博士避地南山惠太子以爲司徒至稱十一世則圜公亦圜公之譌乎

廿二史考異

唐時有兩明州通鑑貞觀十二年明州獠反遣交州都督李道彥討平之胡三省云唐武德五年以越裳地置明州此又一明州也

廿二史考異

袁伯長撰任士祺墓誌云任氏子元善錄其十九世祖唐建州司馬遠之葬記以示其記曰建州生佶檢校尚書工部員外兼侍御史是生崇試循州司馬循州生貞幹元和十三年補集賢殿供奉承旨後爲越州都督府功曹參軍

以終集賢生行規大中時以明經薦於鄉舉上第爲蘇州
司兵參軍吾里士族莫先於樓袁楊蔣作郡志者於任有
缺考孫吳有任光任奕皆鄧句章人今其地爲鄞縣則建
州蓋二賢之裔而先賢皆遺佚比予補郡乘亦缺然有愧

矣

清谷居士集

明州刺史黃晟頗好禮士閩人林無隱依之無隱嘗爲詩
云雪消二月江湖闊花發千山道路香知言者以無隱必
有貴子子鼎生於明州大隱邨事吳越果至丞相

吳越備史

會稽得一石碑論海潮甚詳不知誰所作竊按論中有大
中祥符九年冬奉詔按察嶺外云云因考王欽若等所修
真宗實錄有大中祥符九年以燕肅爲廣東提點刑獄之

文復取肅本傳校之則嘗自越州移明州會稽越州地也

論中亦有出守會稽移莅句章之文

句章卽明州

傳又云在明

州時爲海潮圖著海潮論二篇則此論爲燕肅所作無疑

西溪

叢語

荆公嘗爲鄞縣令昔見一士人收公親札詩文一卷內有兩篇今世所刊文集無之其一馬上云三月楊花迷眼白四月柳條空老碧年光如水盡東流風物看看又到秋人世百年能幾許何須戚戚長辛苦富貴功名自有時簞瓢菜茹亦山雌其二書會別亭云西城路居人送客西歸處年年卽問去何時今日扁舟從此去春風吹花落高枝飛來飛去不自知路上行人亦如此應有重來此處時

能改齋漫

錄

鄭毅夫榜明州人周師厚名極低只壓得陳傳一名自賦

詩曰舉眼不堪觀鄭獬回頭猶得壓陳傳

朱定國詩話

汪洙字德溫九歲能賦詩時牧鵝黉宮見殿宇頽圯心竊歎之題其壁曰顏回夜夜觀星象夫子朝朝雨打頭萬代公卿從此出何人肯把俸錢修上官奇而召見時衣短褐問曰神童衫子何短邪洙輒對曰神童衫子短袖大惹春風未去朝天子先來謁相公世以其詩詮補成集用訓蒙學爲汪神童詩

嘉靖志

苗振熙寧初知明州致仕歸鄞自明州造一堂極華壯載以歸或言鄞州置田亦多機數而得時王達亦居鄞作詩

嘲之曰伯起雄豪世莫偕官高祿重富於財田從汶上天
生出堂自明州地架來十隻畫船風破浪兩行紅粉夜傳
杯自憐憔悴東鄰叟草舍茅簷真可哈伯起振字東鄰達
自謂是時王荊公秉政聞此詩遽遣王子韶爲浙路察訪
於明州廉得其實遂起大獄振竟至削奪

臨漢隱
居詩話

熙寧初張載爲崇文院校書明州苗振獄起往治之末殺

其罪

宋史張
載傳

先光祿公

謂袁
穀

秋試開封實爲首選而東坡蘇公第二後

通守錢唐蘇公作牧相得懽甚介亭和篇有曰秋風起鴻

鵠我亦繼華躅識前事也而注家以爲同試館職實無是

事蓋益之爾

繫齋
集

宋時王亘有二其一爲元祐間之王亘乃四明十洲倡和詩之一也十洲倡和詩凡四家一爲太守劉珵一爲陳了翁一爲舒信道一則亘也四明圖經但載其詩而不詳其人它書亦無考其一爲乾道間之王亘乃閩人嘗仕於粵之南恩州故粵中亦有其詩

結埼亭集

豐清敏公爲中執法論事上前曰司馬光呂公著皆忠賢何爲引赦復官赦當及有罪耳無罪何赦也徽祖曰光等變先帝法度非罪乎清敏頓首曰誠當變無可罪者方元符建中間衆正畢集於朝天下喁喁想望太平清敏與陳忠肅公俱極諫官御史之選而所言則有婉直之異陸楚公佃每以爲二公之論皆不可廢蓋忠肅似孟子說齊而

清敏似伯夷諫周其歸一也

渭南文集

吾鄉舊有五老會宗正少卿王公珩朝議蔣公璿郎中顧公文衡州薛公朋龜太府少卿汪公思溫皆太學舊人宦游略相上下歸老於鄉俱年七十餘最爲盛事禮部侍郎高公閑起居舍人吳公秉信皆自以後輩不敢預王薛二公下世參政王公次翁致仕寓居嘉慕義風始議爲八老會朝議徐公彥老布衣陳公先而後至顧蔣汪公參政洎高吳二公繼之然已不及前日之純全矣錢大參詩中所謂八仙人者此也

攻媿集

宋時四明士大夫多老壽自五老八老而外豐清敏稷年七十五王大卿正己年七十八林待制保年七十一張提

舉鄉年八十七汪敷文大猷年八十一林待制祖洽年七十九朱舍人翌年七十史忠定浩年八十九樓宣獻鑰年七十七袁正獻燮年八十一史丞相彌遠年七十史華文彌鞏年八十趙觀文彥逾年七十八史大監彌志年八十袁樞密韶年七十七史觀文字之年七十九史大資巖之年七十八史提刑冑之年七十陳清敏卓年八十六張大中卽之年八十一

日湖訪古錄

紹興之末蓮峯周貳卿歸自永嘉瀟山朱舍人歸自平江俱以次對來寓四明僧舍侍御王公伯庠年雖未及而從二公游完顏亮旣平周公賀表用萬馬救中原對一驢載都市朱公問之侍御適參坐誦臧質傳中數十言二公俱

稱其強記

攻媿集

史忠定浩未第時僦富民錢氏坊以養母越國夫人洪氏當紹興甲子夫人壽周甲子忠定假坊錢爲酒食以合姻族闔里禮甚具坊故屬浙東常平司至秋七月不勝輸官之苦畱繫於越宿賣餅湯媼家是歲鄉試期迫忠定不得歸里鬱鬱悵望媼問曰秀才何負官逋如是遂具以對翼日媼召兒與共約曰我積錢百千以治後事今悉與秀才輸官若中秋試必速償我母惜也忠定歸果與計偕實紹興十四年至乾道中忠定以袞衣鎮藩養夫人於越時媼猶無恙命使者車迎媼坐堂上拜之欲官其子媼謝弗受曰願丞相子孫它日官越毋忘媼家時賑與足矣後忠獻

爲常平使者復造媼家拜其像與其子坐且遺金帛甚厚

至樞密帥越時湯媼諸孫猶在樞密紹先志如初

清容居士集

乾道八年史忠定王守福唐孝宗御書王褒聖主得賢臣

頌遣使由郡治賜之始忠定爲直講時嘗沐是賜實署御

名且書王字於後其後繳帖以進遂復被是賜焉

清容居士集

宋初故相或居輦下時召入問事間遇朝會則立舊班之

下國有大議亦得可否郊禋則陪無所嫌也阜陵慶上皇

八表參用故典召故相陳福國史越王陪位陳力以疾辭

史聞命絕江祠

原注字有誤

旣竣事以史舊學曲爲勉畱時相

疑其廼已風言者去之陳聞史入謂客曰史直翁只好莫

去史聞於燕居太息語子弟曰吾與陳福公並相朝廷施

行稍合公論則人皆相與曰此陳丞相所爲稍拂公論則人又曰此史某所爲吾命招謫昔爲布衣術者云爾

四朝聞見錄

史浩淳熙乙巳挂冠年登八十女兄年八十二四弟又皆高年同氣至親舉觴相屬朱顏華髮咸壽而康繪爲六老圖樓參政爲之序

山堂肆考

四明衣冠雖盛自宋初以至紹興曾未有仕登兩府恩及三世者歲在甲戌史公才始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贈三世爲東宮三少隆興元年從子浩爲參知政事未幾爲尙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淳熙五年再爲右丞相其後位極人臣生爲太師賜第行在所

勲名富貴康寧壽考爲近代臣子之冠

攻媿集

樓攻媿言四明衣冠之盛無如史氏其時彌遠尙未得政也自嘉定戊辰至淳祐辛亥四十四年之間四明仕宦甲於海內史彌遠獨相二十六年而鄭清之繼之前後再入相凡七八年史嵩之爲右相亦六年執政則樓參政鑰宣樞密繪袁樞密韶陳簽樞卓余參政天錫應參政僚史樞密宅之凡七人而趙善湘亦以軍功與執政恩例史氏一門丞相三人執政二人袁鄭余皆史所援引宜則史之姻戚善湘亦史姻家也

日湖訪古錄

姚校書穎淳熙五年對策集英殿有司奏第三天子擢爲第一年二十有九進詩以謝後四句云六典未新周禮樂

三何正想漢官儀平生作計非溫飽可但區區詫郅枝葢
用王沂公語也聞者壯之時遠人有獻馴象者上因思不
寶遠物之戒書旅獒一篇以賜故事例給墨本今奎畫獨
藏穎家負無前比

集 絜齋

程文簡著演繁露初成高文虎炳如嘗假觀稱其博瞻其
子似孫續古時年尙少因竊窺之越日程索回元書續古
因出一帙曰繁露詰其間多文簡所未載而辨證尤詳文
簡雖盛賞之而心實不能堪或議其該洽有餘而輕薄亦

太過也

齊東野語

高文虎博洽名儒爲少

一作小

司成專以藏頭策問試士問

曰必曰有某人某事者士不能應但以也字對者字士之

憤高也久矣會京尹趙師舜奏請盡以西湖爲祝聖池禁捕魚者作亭池上甚偉穹碑摩雲高實爲記其文有曰鳥獸魚鱉咸若商歷以興旣已鑄之石石本流傳殆不可掩改商爲夏隱然猶有刊跡無名子作爲詞以譖之云高文虎稱伶俐萬苦千辛作箇放生亭記從頭沒一句說著朝廷盡把師舜歸美這老子忒無廉恥不知潤筆能幾夏王說是商王只怕伏生不是你然無名子之嘲胡可深信蓋商字特筆誤而或者乘間而詆之耳

四朝聞見錄

高內翰文虎作西湖放生池記以鳥獸魚鱉咸若作禹事其子疎寮作鱣略以林和靖草泥營郭索作杜詩父子皆爲博學強記所誤

吹劍錄

紹熙中四明試航琛越水詩有用東坡舶趠二字而黜者
困學紀聞

高似孫續古少有俊聲登甲辰科不自愛重爲館職上韓
侂冑生日詩九首皆暗用錫字爲時清議所不齒晚知處
州貪酷尤甚其讀書以隱僻爲博其作文以怪澀爲奇至
有甚可笑者就中詩猶可觀也

書錄
解題

高氏衣冠爲四明望自獻簡公閱掌成均定學制當秦氏
廢銅正士卽致事以春秋禮學教授鄉里內翰公文虎禮
部公似孫父子皆以文學致清顯至大宗伯衡孫爲端平
正士修儀偉貌年八十餘手抄見聞及方技諸書亶亶道

舊不輟

清容居
士集

吾鄉嘉定以後故家之賢獨高使君衍孫興寄冠佩清逸
儼整如晉世圖畫賢士宅旁植水竹奇石號曰竹墅其食
必按本草其居處必順敘寒燠銖分脉法如指諸掌

清容居士

集

攻媿樓公與物無忤初嘗與韓侂冑善獨因草制以天下
公論不予韓故寧罷去韓心敬之亦不以憾也攻媿久廢
韓亦迫於公論欲起而用之風公之親戚諭公之子弟但
求寒暄一紙書卽召矣親戚具道韓意於公之子弟從容
以白公欣然命具紙札子弟又以白公曰已具矣公引紙
大書顏氏家訓子弟累父兄事子弟自此不復敢言通韓

書矣

四朝聞見錄

樓少虛諱鉉鑰之從兄未冠能屬文十五應鄉書中其選
又十年始入太學聲聞諸公閒紹興二十九年解試爲第
七名明年省試爲第六名三場俱高而堯仁如天光武總
攬權綱二論尤爲世所稱述錢子和豫爲參詳官批其卷
云議論雄特文勢雅健非老於史學者不及此甥壻盛箕
號能文自婺來明作四明八詠頗工衆方環坐讀了樓久
與之厚字呼曰次龍沈約文體卑弱可憎君又效之耶盛
悔愧藏其稿不出嘗在鄭先生剛中席下數十人忽私謂
鑰曰吾默觀同舍中惟楊聖可與吾弟爲佳問之則曰惟
汝二人清而有福問凡何如曰吾雖清如無福何

攻媿集

史忠定王淳熙中召赴德壽慶壽班孝宗曲宴問曰太傅

幼子今何姻忠定謝不敢孝宗曰吾爲太傅成之時崇獻
靖王伯圭女方笄卽封新安郡主以嫁之卽弼堅也壯歲
尹臨安帥湖南多異政以兄爲相歷年滋多不復冒仕家
居十餘年以資政殿學士光祿大夫奉化郡開國公致仕
贈太傅端平改元諡忠宣

清容居士集

史忠宣弼堅居東湖滄洲十有四年作書諫兄忠獻辭相
位不輟歲賜生日器幣辭一再始受後數年不復受鄭忠
定丞相忠宣塾師也子敷文受學焉其舊第前爲舊學壽
皇書後爲授經鄭相書

清容居士集

崔大雅草史直翁制云皇祐之詔二老設几以須熙寧之
遇四臣齋書而訪尙有斯禮勿遐爾心

二老杜衍任布四臣韓富文曾鄭

安晚再相應之道草制云彥博重入中書特令納節王曾

再登揆席俛就集賢

困學紀聞

呂文靖爲相非無一疵可議子爲名相而揚其父之美史直翁爲相非無一善可稱子爲權臣而掩其父之美易曰

有子考无咎

困學紀聞

嘉定癸未禮闈策士云發德音下明制寧皇遺詔下謂之遺詔蓋避時宰家諱也蔣良貴簽判安吉州時水災後修城郡守趙希觀屬良貴作記用浩浩字希觀欲改良貴不可曰以宗室而避宰相父名此非藝祖皇帝所望於金枝玉葉也聞者壯之

困學紀聞

寶慶初史彌遠專權之際錢唐書肆陳起宗之能詩凡江

湖詩人皆與之善宗之刊江湖集以售劉潛夫南岳稿與焉宗之詩有云秋雨梧桐皇子府春風楊柳相公橋哀濟邸而誚彌遠也或嫁秋雨春風之句爲敖器之作言者并潛夫梅詩論列劈江湖集板二人皆坐罪而宗之坐流配於是詔禁士大夫作詩紹定癸巳彌遠死詩禁始解潛夫爲病後訪梅絕句云夢得因桃却左遷長源爲柳忤當權幸然不識桃并柳却被梅花累十年

瀛奎律髓注

史忠獻當國日待族黨加嚴猶子嵩之子申初官棗陽戶曹方需遠次適鄉里有佃客解后致死者官府連逮急甚欲求援於忠獻而莫能自通遂寅緣轉聞因得一見畱飯終席不敢發一語忽問何不赴棗陽子申以尙需次對忠

獻曰可亟行當作書與退翁矣

陳咳時爲京西圖

子申拜謝因及

前事公曰吾已知之第之官勿慮也公平昔嚴毅少言遂謝而退少間公元姬林夫人因叩之公曰勿輕此子異日

當據我榻也其後信然

齊東野語

米南宮五世孫巨秀善醫嘗診史相脈語未發史謂之曰可服紅九子否米對以正欲用此亦卽愈史病手足不能舉朝謁遂廢中書要務運之帷榻米謂必得天地丹而後可丹頭偶失去歷年莫可訪尋史病甚召米於常州至北關登舟買飯偶見有售拳石於肆者頗異米卽而玩之卽天地丹頭也問售者爾何自至此曰去年有人家一奴子持以售米因問厥值售者謾索錢萬米以三千酬直持歸

調劑以供史史疑而未敢嘗適有閹者亦病痿試服卽能
坐起又以起步司田帥之疾史始信而餌身卽輕遂內引
及史疾再殆天地丹已盡遂薨於賜第

四朝聞見錄

李全擾淮時史相彌遠在朝堂束手無策訛傳全軍渡江
史夜半披衣起愛寵林夫人隨後見史欲投池中林急扶
住泣曰相公且少耐區處數日後卽得趙葵捷書

三朝野史

丞相史彌遠欲占鄞之育王寺地爲墳衆僧俛首莫敢言
偶有一小僧曰我有一策阻之乃作偈云寺前一塊地常
有天子氣丞相要做墳不知主何意揭於臨安之通衢史

意遂寢

開中今古錄

參預篤素張公孝伯于湖先生之從弟爲貳卿時有以辟

穀圖爲初度壽者未幾入西府又陪幾政僞學之禍公實
彌縫雖一手獨拍國史時政至今猶可考也晚歸桃源嶺
祝釐十餘年康強壽考是生樛寮大中公亦以字畫醞藉
重一時年過八十作字猶娥媚

清容居士集

張卽之喜校書經史皆手定善本語乾道淳熙事月日先
後無異史官李心傳嘗質之有潔疾語言清整待僮僕亦
然書蔽其名書法之壞自張始

清容居士集

宣緒以寧宗嘉定十四年八月自兵部尙書除同知樞密
院事閏十二月兼參知政事十五年九月正除參知政事
理宗寶慶元年十一月復除同知樞密院事三年正月除
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嗣後罷政奉祠紀表俱失書

本傳亦不載奉祠年月今據表載紹定元年六月薛極自參知政事除同知樞密院事當是代繪之闕則繪之罷政當在紹定元年也

廿二史考異

吾鄉自南渡紹興而後方有登政府者而史氏一門相終始焉史氏宰執自參政才始然參政在宋史既不立傳而乾道寶慶開慶延祐四志皆未詳其顛末唯宋會要言其爲右諫議大夫時上言浙西民田最廣而平時無甚害者太湖之利也近年瀕湖之地多爲軍士侵據累土增高長堤彌望名曰壩田旱則據之以溉而民田不沾其利水則遠近汎濫不得入湖而民田盡沒望詔有司究治盡復太湖舊迹使軍民各安從之今載入宋史河渠志參政之可

傳者祇此而已秦檜傳言自檜獨相執政二十八人皆世無一譽柔佞易制者如孫近韓肖胄樓炤王次翁范同万俟卨程克俊李文會楊愿李若谷何若段拂汪勃詹大方余堯弼巫伋章復宋樸史才魏師遜施鉅鄭仲熊之徒率拔之冗散遽躋政地既共政則拱默而已又多自言官聽檜彈擊卽以政府報之由中丞諫議而陞者凡十有二人然甫入卽出或一閱月或半年卽罷去洪文敏曰秦檜見人能助我自小官不三二年至執政如史才施鉅鄭仲熊宋樸最捷然不能數月而罷今考史氏家傳參政方爲御史檢法官超右正言劾吏部尙書林大鼐進右諫議大夫再劾簽書樞密院事宋樸遂代其位明年爲御史中丞魏

師遜所劾罷官代參政者卽師遜也更勝迭負蓋與宋史之言符合參政立朝時朝端無事故雖同在秦氏臭味之中而其阿附之迹較他人獨少然考朱子語錄言林大鼎當秦檜被黜閑居之時對策盛稱其乞立趙後之功及檜再相遂不次擢用尋以講筵獨邀玉帶之賜爲檜所忌嗾言官論罷之則參政之所以自通於檜可知也特不知後竟以何事不當於檜而被斥而家傳遂欲躋之忤檜諸賢之列則欺人矣水心先生嘗曰凡秦檜時執政吾未有言其善者是二十八人之定案也已家傳又言參政以紹興三十二年卒恩例猶爲檜黨所抑僅以本官加贈金紫光祿大夫此其說愈不然當是時和議方壞秦氏之游魂餘

息斥逐殆盡而居揆席者陳康伯朱倬皆賢者也當此潦
水之盡而潛德不揚此豈尙可信哉且參政之卒也是年
七月忠定已由翰林學士入政府豈有從父果以忤大姦
屈抑終其身而不爲一言者文惠非賢者矣參政字德夫
一字聞道政和八年嘉王榜進士由遂昌丞改餘姚尉丁
父艱服闋知餘杭縣倅溫州以李莊簡公薦除右正言進
右諫議大夫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權參知政事
旣罷以舊職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四明宰執考云其諡康
肅者無據

皓崎亭
外集

案宰輔編年錄載紹興二十四年御史中丞魏師
遜右正言鄭仲熊言簽書樞密院史才天資陰賊

嘗受李光薦不憚數千里貽書於光謀爲國害詔以舊職奉祠師遜等再論遂落職參政以通書李莊簡被劾是亦可取不獨論壩田一事也

地志之佳者正以其能爲舊史拾遺況南宋一百五十年中事史冊斷爛尤當博採舊聞以使後學有所考據者也史樞密兄弟事在宋史祇見於理宗本紀紹定六年忠獻臨終時所賜出身官爵而已其後樞密入政府則有宰相拜罷表可紀而觀文以散寮遂不概見考樞密左右其父最早寧宗大漸之夕忠獻定策禁中得與聞其謀者祇鄭清之與樞密見安晚集及忠獻爲師相一切詔誥詞臣必先呈稿或不愜則令樞密竄改陳石窗坐是辭直院不肯爲見吳

氏木筆
雜抄

樞密之長都司方行履畝之政多用貪暴爲耳目

文移取及田里騷然或以一家之田追及數家湖秀之民

歌曰無田一身輕有錢萬事足

見太學生
裴楚疏

括浙右虛籍田

幾百萬後按其田皆諸道舊隸始罷徵而田籍不去宋亡

民猶以爲累

見延祐志

鄭清之陽與相繫而陰排之

見黃氏
日抄

然

理宗終以其父定策之功下詔保全之賜第湖上引入西

府且有意相之會以疾卒

見史氏
家傳

其官三爲侍郎四爲尙

書知平江府者三知紹興府者再知嘉興隆興各一皆以

殿閣學士兼安撫發運銜遂由樞密簽書進同知贈太師

初諡恭惠改諡忠清是樞密之大略也觀文爲忠獻愛妾

林氏子紹定賜官時年尙少以其婦洪氏不得於林而出

之杜範在給舍言朝廷當戒諭史氏弗使醜聲有聞理宗

不問

見杜丞相集

改尙郡主

見家傳

林氏卒觀文請恩澤卹典極

盛

見鄭氏四明文獻

賈氏當國惡其諸舅不復用

見王深寧集

其官亦

三爲侍郎四爲尙書歷知處嚴溫婺四州紹興建寧寧國

三府奉祀洞霄此觀文之大略也忠獻二子大抵皆不理

於人口然就其生平則亦略有可採者淳熙四先生之歿

廟堂賜諡祇及楊袁沈而未及舒樞密始與本道節使言

之令其上請而力贊於朝廣平得諡文靖又回授己子恩

澤以與族子

見四明文獻

其所爲雲麓稿亦有時名

見家傳

觀文

頗謙儉不事紈綺冬日猶葛幘

見延祐志

其守括蒼會稽皆有

惠政

見後村集

後村最惡史氏此言乃公論也國亡杜門養疾

人罕得見

見深寧集

此皆先正所節取者

鮑埼亭外集

史文惠教諸子孫從遊於楊袁二先生之門又延沈先生之弟季文於家故其諸子孫雖有大墮家聲者然亦多以不附宗袞有聲者宋史皇漏漫無考索故如固叔南叔定叔風節一例而不能備錄爲可惜也固叔於同叔爲共產吳鶴林草其閣學告身有曰在熙寧如安國之於安石在元祐如大臨之於大防況其帥潭州也平土寇行義倉蔚爲能吏但以勸其兄辭政不見聽遂奉祠祿以老幾二十年而宋史略焉然四明志中尙載之定叔爲文惠從子最不爲同叔所喜交遊之來言時事者輒退之釋褐寧海縣尉罷歸不出陳和仲曰子外家赫奕寵榮蟬鼎相望獨舅

氏常罹讒退閉門求志行吟空山有詩數卷宜患難之所
志則定叔一尉寧海卽以貝錦受困者也其自樂山吟則
宋梅礪所開雕稱以爲耿介拔俗之語瀟灑出塵之作其
人如此宋史或以其官小略之而四明志亦無傳焉然鄭
千之文獻集中尙有之朝奉大夫守之字子仁則文惠長
孫也方叔之子心非叔父所爲主管紹興府千秋鴻禧觀
中年避勢遠嫌退居月湖之松島著升聞錄以寓規諫詔
書累起之力辭不起杜門講學又學古文於樓攻媿同叔
每有所爲必曰弗使十二郎知否寧宗御書碧沚二字賜
之斯則僅見於清河書畫舫及史氏家傳而已故愚以爲
苟有作者改撰宋史則此三公者豈在南叔之下而可略

之然此特不附同叔之子弟也其後嵩之爲相則固叔小子賓之方以數文待制轉運湖北未老遽乞休歸老滄洲滄洲固叔引身時所居亦寧宗御書也是當附之固叔之後者南叔之孫蒙卿以傳朱子之學宋史入之附傳而蒙卿弟芳卿博學著書仕至司戶參軍元人改授不赴其時尙有世卿損之子也亦不仕元皆當附之蒙卿之後者璟卿死於嵩之宋史見之嵩之傳中璟卿無子其從子綜伯及從弟彥伯亦遜跡不出皆當附之璟卿之後者嗚呼固叔以下諸公當日不能不爲宗袞所抑而今則反以此而使人推求其佚事則甚矣顯晦之不足爲重輕也

鮑琦亭外集

宣樞密繒以史氏之甥致位執政而宋史諱之考袁絜齋

集有何夫人宜氏墓誌云曾祖士隆贈太子太保祖某贈
太子太傅考與言贈太子太師母史氏贈濟陽郡夫人故
太師越忠定王之從妹今樞密同知夫人之弟也自幼端
粹不羣宮師曰此兒他日必大吾門顧吾老不及見耳夫
人於是勉同知以務學此可以補本傳之闕

日湖訪古錄

袁伯長跋進修堂往還尺牘云始曾大父越公韶從正獻
公變時通判少卿方總角誦書正肅公甫方入小學於時
諸生從正獻公凡數百人公教不及諸子母夫人戴氏手
摸顏魯公大字以教諸生宗盟之好實夫人啟其議故越
公少年作字亦習此體後伯祖通判大父嚴州尤相與摸
學進修堂書體嘉定癸酉歲正獻公自九江召歸郎省越

公亦自桐廬入爲奉常屬官後正獻公爲侍從而越公復入著庭同朝凡六年後三年正獻公奉祠歸里越公以列卿尹臨安公作詩十章相寄獎勵尤深而其首章有曰少年妙譽已超然不肯隨羣苟目前蓋猶言昔時遲赴禮部相從事也暨正獻公薨越公挽章有曰燕堂聯族子講席後諸生蓋言合譜時事也自正獻公而下書牘亡慮數百皆藏二父房往歲從兄子禮舉此卷以授己丑之災凡先世舊物一夕而燼獨此以藏於故山獲全

清容居士集

越公

謂袁詔

舉進士時貧不能得書書多手抄強記至用母

夫人魚魴冠學書後官中都凡二十有五年乃務置書以償宿昔所志其世所未有則從中秘書及故家傳錄以歸

於是書始備矣紹定辛卯公自宥府歸里遂累土爲堂貯
所得書於東西榮公日處其中客至不復道世事顧嗜陳
黃詩擇其適意者手書爲編寓物詠歌休休焉不知其年
之將耄如是者七年而薨

清容居士集

似道字子淵越公韶之子淳祐七年通判嘉興兼尙書省
提領田事所檢閱時提領戶部財用史宅之悉括諸司田
阿媚奉上具籍百餘萬用戶部印入御府而以副帙置三
省似道愀然曰吾不可復治乞歸後戶部果督責浙西諸
州虛籍守臣爭納告乞旬罷言諸司田皆朝廷舊籍欲入
虛籍則宜蠲舊籍未幾宅之死始悔罷而副帙在三省者
國亡散落民間言利大臣深信之卒爲東南害十一年知

嚴州寶祐二年提舉台州崇道觀積官至朝散大夫

清容居士

集

鄞城南楊氏最盛諱景舒者以行義著聞檢正王公庭秀爲賦碧鮮亭詩子萃溫溫儒雅聘三山鄭屯田爲師樓宣獻公兄弟俱來學邦人以爲美談萃孫璘字子美急義疏財尤以孝行爲本祖塋精舍題扁未立時寧宗以皇孫毓德潛邸翰墨精妙鄭先生爲僚東宮遂爲之請寧宗欣然親灑青山繼德菴五大字以賜

蒙齋集

宋史宰輔表淳祐四年九月癸卯右丞相史嵩之以父彌忠病給告歸慶元府未幾彌忠卒去位丙午史嵩之依前官起復加永國公表於四年五年六年第一格俱有嵩之

名至六年十二月乙未始書右丞相史嵩之守本官致仕
似嵩之真起復在相位矣考理宗紀淳祐四年十月詔慶
元府守臣敦諭史嵩之赴闕嵩之控辭不允十二月詔許
右丞相史嵩之終喪則嵩之雖有起復之詔仍不果行也
嵩之既不復出乃以杜範爲右丞相明年範薨而游侶代
之六年十二月嵩之服除詔依所乞守金紫光祿大夫觀
文殿大學士永國公致仕是淳祐四年九月以後嵩之未
嘗再居相位審矣表旣失書詔終喪一節而於五年六年
不去嵩之名豈一時有兩右丞相耶六年嵩之致仕當書
前右丞相乃與見任有別表亦誤

廿二史
考異

鄭丞相清之在太學十五年殊困滯無聊乙亥歲甫升舍

選而以無名闕未及奏名遂仍赴丁丑省試臨期又避知
舉袁和叔親試別頭愈覺不意及試青紫明主恩詩押明
字短晷逼暮思索良艱漫檢韻中有賴字可用遂用爲末
句云他年蒙渥澤方玉帶圍賴歸爲同舍道之皆大笑曰
綠衫尙未能得着乃思量繫玉帶乎已而中選攀附驟貴
官至極品竟得此賜遂成吉識

齊東野語

趙忠肅開京西閫日鄭忠定丞相清之初任夷陵教官首
詣臺參鄭素癰瘁若不勝衣趙一見卽異人待之延入中
堂出三子俾執師弟子禮鄭跼蹐不自安旁觀恠之卽日
免衙參等禮已行復命諸子餞之前途且各出雲萍錄書
之而去他日忠肅問諸郎曰鄭教如何長公答曰清固清

矣恐寒薄耳公笑曰非爾所知縱寒薄不失爲太平宰相

齊東野語

鄭忠定布衣時嘗夢有告公者它日公官位當止尙書後除禮部辭不拜由內相入政府身卒後贈尙書令

清容居士集

鄭安晚穆陵舊學端平初相聲譽翕然及淳祐再相已耄及之政事多出其姪孫太原之手公論不與辛亥冬祈雪得雷電大作而清之薨於位時有詩云光範門前雪尺圍火雲燒盡晚風吹堪嗟淳祐重來日不似端平初相時里巷誰同司馬哭番夷冑爲孔明悲青山化作黃金塢可惜角巾歸去遲

癸辛雜識

清之淳祐再相有作詩譏之云先生自號爲安晚晚節何

爲不自安

癸辛雜識

端平初濟王夫人吳氏復舊封王嬬代其父爲謝丞相啟
末聯云孤忠未泯敢忘漆室之憂葵厚德難酬願效老人
之結草右史蔣良貴甚賞之

困學紀聞

葉信公夢鼎貴爲宰輔不忘貧約舊事壯歲客吾里從學
城南楊氏書塾楊氏館遇甚厚咸淳丙寅以資政守四明
舊往還皆重報之而以次子應友爲楊壻人咸服其盛德

清容居士集

寶祐四年丙辰試博學宏辭二月十一日第一場題二首
昭慶軍承宣使左金吾衛大將軍荆湖北路安撫副使兼
知鄂州授寧武軍節度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夔路安

撫使兼知夔州兼提領措置屯田兼控扼瀘敘昌合四州
邊面加食邑食實封制周山川圖記十二日第二場題二
首代皇子謝賜御書孝經十六句表堯衢室銘十四日第
三場題二首天禧編御集序漢華平頌中選者從事郎新
揚州州學教授王應麟也開慶元年己未試博學宏辭題
檢校少保武康軍節度使淮南西路安撫使兼知廬州授
檢校少傅寧武軍節度使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四川宣撫
副使兼知潼川府措置修築沿邊城壁團結民兵捍禦瀘
敘思播鎮遠諸處邊面兼屯田使加食邑食實封制漢郡
縣山川風俗記代提舉國史已下進重修孝宗皇帝實錄
編類寧宗皇帝御集表堯謁者箴唐定戎關圖序慶歷新

修太常禮贊中選者應麟之弟應鳳也

詞學指南

王深寧先生之學私淑東萊而兼綜建安江右永嘉之傳生平大節自擬於司空圖韓偓之間良無所媿顧所當發明者有二其一則宋史之書法也先生於德祐之末拜疏出關此與曾淵子輩之潛竄者不同先生既不與軍師之任國事已去而此言不用不去何待必俟元帥入城親見百官署名降表之辱乎試觀先生在兩制時晨夕所草詞命猶思挽既去之人心讀之令人淚下則先生非有怆然而去者今與淵子輩同書曰遁矣其一則明儒所議先生入元曾爲山長一節也先生應元人山長之請史傳家傳皆無之不知其何所出卽令曾應之則山長非命官無

所屈也箕子且應武王之訪而況山長乎子謂拜疏而歸
蓋與馬丞相碧梧同科卽爲山長不與家參政之教授同
科而先生之大節如青天白日不可揜也

鮑崎亭外集

袁伯長書世綸堂雅集詩卷云吾鄉盛時比屋皆故家大
官咸淳賈相擅國絕惡四明由是衣冠皆爲月集悉不敢
議時事卒至國亡無賣降於外者當至元末年諸老先生
猶亡恙時則有深寧王先生師表模範世綸雅集猶有洛
社耆英之遺意

清客居士集

賈相嘗曰浙東惟溫處士可任事四明士不宜用於時高
公衡孫趙公汝楨以戶部侍郎汪之林以汀州陸合以軍
器少監章士元以太常少卿趙孟傳以贛州合執政官至

守倅凡六十餘人皆家居月爲一集約討論先哲言行不

得議時事

清客居士集

樓參宣獻公族孫精歷法言宋司天氣朔盈虛當改章法不可用人未之信後授時歷頒言始驗館於袁賓州浚家四十年日布算疑多財者貧老卒

師友淵源錄

陳西麓有賀伯父大資休致詩云不戀清時白玉璫便將身世寄滄浪三朝元老黃樞閣四海閑人綠野堂楚楚菁蘭秋帶雨蕭蕭寒菊晚宜霜擬成東甬耆英社賸樂壺天日月長大資者資政殿大學士也玩詩意似曾登樞密者疑卽清敏公卓也

日湖訪古錄

張玉田拜陳西麓墓詞云句章城郭問千年往事幾回歸

鶴嘆貞元朝士無多又日冷湖陰柳邊門鑰向北來時無
處認江南花落縱荷衣未改病損茂陵終自蕭索山中故
人去却但碑寒峴首舊景如昨悵二喬空老春深正歌斷
簾空草昏銅雀楚魄難招被萬疊閑雲迷著料應是聽風
聽雨朗吟夜壑自注山中樓扁萬疊雲

山中白雲詞

元時慶元路儒學刊造四書精要文獻通考姚牧菴文集
等項書板合支錢鈔俱奉省府劄付於各路學院錢糧內
均派支撥順帝至元初刊印玉海亦依此例派慶元等七
路學院贊助學院謂儒學及書院也泰定二年刊王厚齋
困學紀聞雖學士袁桷首倡而本學及書院亦出錢助焉

日湖訪
古錄

至正中詔修宋史史官危素至明購求遺事得史璟卿上

伯父嵩之書附著嵩之傳觀者聳然起敬

四明文獻

馮子振題素齋小集序云吾以至大辛亥之冬孟取道招

寶山望滄海茫洋晶碧空闊無際便欲從方蓬若士飄垂

天之雲而商羊下上其閒塵夢喚人復回首作鄮峯一宿

客客素齋自言其家是閒出其所爲小集句眼逼唐人而

楷法魏晉予心固已異之及相攜扁舟連三日歷育王天

童山水勝處抵掌清話皆灑灑可味然後知千巖萬壑之

餘韻其流及溟波之東有志搜竒好古之士真有滔滔橫

潰之中卓肩植足不肯少貶以徇世俗之聲利如之人者

殆不多詘指也素齋挾方仙冠屨而被服詩書參禪髓而

資大丹出其緒肘之烟霞已足相期汗漫於踞龜食蛤之上使及見眉間白痣老蟾箕踞而一軒眉盤礴卽南岳山中養素之御風騎氣非却後五百歲之骨法乎乃爲序之

馮海粟
墨蹟

案素齋羽流姓李邑中好古之士有及見其詩翰者爲海粟所賞當亦高人惜他書失傳也

元季遁易之寓居鄞縣與四明詩人相酬唱金臺集中有倪仲權俞及之張子益應可立張子淵林庭立劉師向張子端道士王虛齋皆四明人也

日湖訪
古錄

鄞士黃德廣至正初入大都求仕所望不過南方一教職而已交游竟無一援引之者元末天下擾攘南北路阻始

附海舟而歸去日少壯回則蒼顏華髮故舊罕在者誦賀
知章兒童相見不相識却問客從何處來之句以寓慨歎
嘗見所持扇上一詩乃在北日所作者云東風一曲浣溪
沙客子行吟對日斜猶記金陵貫春酒小姬能唱後庭花
亦醞藉可誦而命運不遇如此

歸田
詩話

高則誠琵琶記其意欲以譏當時一士大夫而托名蔡伯
喈不知其說偶閱說郛所載唐人小說牛相國僧孺之子
繁與同人蔡生邂逅文字交尋同舉進士才蔡生欲以女
弟適之蔡已有妻趙矣力辭不得後牛氏與趙處卑順自
將蔡仕至節度副使其姓事相同一至於此則誠何不直
舉其人而顧誣譏賢者至此耶謂則誠元本止書館相逢

又謂賞月掃松二闕爲朱教諭所補亦好奇之談非實錄也則誠所以冠絕諸劇者不惟其琢句之工使事之美而已其體貼人情委曲必盡描寫物態彷彿如生問答之際了不見扭造所以佳耳至於腔調微有未諧譬如見鍾王跡不得其合處當精思以求詣不當執末以議本也

藝苑卮言

黃爲鄞著姓始自漢四皓黃公公居奉川大里歿葬大隱山所謂黃墓是也唐末黃晟聚鄉兵靖難官明州刺史荆策郡之石城修置鄞江浮橋歿後郡人祠之刺史冢子爾肅爲吳越王錢鏐贅壻嗣孫永康就居杭之西山仲子爾淑之子永寧知洪州卜居剡溪後徙餘姚叔子爾邈之仲子永階官象山鎮占籍象山朱溪獨爾邈之季子永清居

鄧之故千里世守墳墓鄉俗號之曰田畝黃

南山家傳集

四明衣冠之族有史鄭樓袁余范謝豐八府之稱

南山家傳集

吾鄧名族前有史鄭樓豐後有楊陸張屠

甬上耆舊詩

袁氏之居鄧者三族曰西門袁氏曰南袁氏曰鑒橋袁氏
鑒橋袁氏有蒙齋絜齋二先生者以風節行誼爲時所敬
仰南袁氏有清容先生諡文清者以奧學雄文爲世所宗
師而西門袁氏則有名鏞字天與者以忠貞節義著聞於

時

九靈山房集

洪武壬子浙闈鄭干之名居第一是科四十人中式故王
用吉詩云桂籍題名四十人明州自鄭真外有郭可學樊
餘慶黃夢熊顧厓吳振王廷直王用吉孫原仲吳倫陳希

貢汪義方何操陳仲賢汪瓚共一十五人若陳汝元浙士
登科錄所載鄞縣王藹王道顯二人明州府鹿鳴宴不之
及我不敢信也又黃自強王景何本道見於千之他文上
虞李繼先烏程陳咨見於府縣志餘若王麟王驥趙惟一
杜誼沈新民徐思誠翁希顏俞尙禪陸文凱吳佐俱載陳
氏錄中姓名可知者三十人顧陳氏以真倫元仲義方希
貢餘慶分屬之辛亥科此又一誤也

靜志居
詩話

鄧千之文極爲宋潛溪推重裴典簿中嘗屬其撰著存堂
記別請潛溪爲之千之記先成潛溪見而歎曰人徒慕吾
名爾使我執筆焉能過之後數年典簿復請於潛溪答曰
有鄧先生記在發明洞徹使之獨步可也千之既領解與

計吏偕除臨淮儒學教諭歷九年進牌朝於奉天門七奉
天殿十四華蓋殿二十七文華殿三武英殿一中右門二
賜酒饌者十一命賦早朝賜宴及續御製菊綻西風露脂
楓葉等詩微員之受恩遇至矣

靜志居
詩話

李孝謙悌謙忠謙兄弟三人皆有至行其父仕開饒於貴
時會稽胡舜咨金華戴叔能錢唐楊彥常曹南吳主一豫
章揭伯防先後游四明仕開招致賓館俾諸子問業故其
詩文有法孝謙撰長律英華度有可觀惜其不傳

靜志居
詩話

謝員友規者鄞人洪武初以戶役起充浙江憲司吏非其
志也告指疾求退得調臨洮府後例充興州衛軍員善爲
文有鳴窮集時臨江潘若水由翰林待詔坐事黜爲西寧

行太僕寺吏亦善詩解學士大紳亦謫河州衛吏關中因有吏中三傑之稱員所作有與速魯麻序別文一首尤古雅有致

水東日記

案序別文速魯麻者西域人父熟麴牟與媼曲木氏私遇於瓮吉氏而生速魯麻云云蓋禁酒之詞頗得毛穎羅文諸傳旨趣文繁不備載

袁廷玉嘗以事過鄆見一婦乳女於其縣傍廊哭甚哀問之云夫當戍趙州今在酒肆飲畢卽行矣廷玉惻然與俱至肆所詰其夫曰我韓嶺金世忠也居以卜度日今缺戍爲族人賂卒長以我行廷玉爲相曰此尙書骨也勿慮因代償其酒直貸米二斗贈之曰苟富貴無相忘至戍以卜

幸文皇後累官至兵部尙書

雙槐歲抄

案王元美云予見廷玉家藏一牛腰卷自戴九靈所著傳洪武初至永樂七年諸公跋其術之驗者無慮百人而不一及金公事恐傳會之談不足信也且金尙書者名忠亦非世忠

鄭鄭阜義字公宜二十三歲時南京會試有豐城吟生與扶鸞云藩府聲名重邦家氣象新行年逢八九天地一閒身又云之子青年氣不凡九重深處受恩覃如今若何之官去半世功名只在南後永樂十年北京殿試舉進士時上親選方面官問吏部尙書蹇義小秀才寫兩名來當除鄭山東參政張鸞廣東參政次日又問兩箇秀才那箇有

學問蹇以鄭對卽調鄭廣東張調山東後鄭任八十九十七年甫四十歲卒於北京其定命如此

開中今古錄

鄭人金埴專工三言體多至千篇題曰三言詩吃稿藏仁

和倪一擊家

麓堂詩話

永樂初朝廷徵天下善鼓琴者三人四明徐仲和松江劉鴻姑蘇張用軫同詣闕廷劉彈楚歌爲言官所劾張但和弦不能彈徐彈文王一曲上大喜除錦衣千戶今兩京及

浙中琴皆其所授

都公譚纂

永樂初詔徵天下詩僧鄭萬壽寺僧某應詔適上元節張燈時應詔者百餘僧傳旨以鰲山爲題僧某云鑼鼓喧天慶太平燈山萬仞六鰲擎雲間一佛開金闕天上羣仙會

玉京錦樹有花春不老銀河無浪月長明聖恩特與民同樂敕罷金吾不禁更詩成進覽太宗見中聯後一句獨稱旨月餘厚賜遣還

北窗瑣語

李時勉陳敬宗同在翰林袁忠徹嘗相之曳二人並列曰二公它日功名相埒敬宗儀觀魁梧時勉稍寢後二人各

爲南北祭酒

橫雲山人集

景泰中四明袁忠徹嘗謂白布政圭曰子固非我浙藩人也王都御史于尙書尙何不退白問何爲曰王面無人色其名曰瀝血頭于雙日常上視其名曰望刀眼

水東日記

李景瓚占命聞京師至山東謂陸布政瑜曰刑部劉尙書

休矣公宜促裝代之已而果然

水東日記

豐布政文慶世居鄞宋清敏公稷之後也高祖庚六徙居奉化曾祖茂四徙居定海考寅初洪武中授訓導陞九江德化教諭正統間卒慶扶柩還鄞將合葬祖塋訪遺墓故址無知者僑寓無聊有語慶者曰大卿橋南廢紫清觀地實城西之勝盍圖之道遇卜者得豐之革慶喜曰卦符吾姓意者地必吾所有乎繼而得元袁學士桷所修郡志云紫清觀去縣西三里豐清敏故園也慶益喜傾意請復又有得觀之砧基舊簿於鄉人備載園地三十餘畝爲其鄰所侵尋皆倍直贖之旣而先墓前石翁仲等皆以漸而復今家焉慶念自清敏公薨迄今三百餘年其故園淪於它姓而慶始克復之作園居十詠以志喜貽後云

水東
日記

石田洪常解兵部歸維時鄉縉紳兵部主事嚴端刑部主事宗佑太僕丞金湜通判鄒闇理問周頌亦謝事與一時高隱倪光王政宋恢袁德麟章珍張憬李端集爲詩社每良時美景輒飮野蔌園蔬爲會素衣藜杖散步逍遙人望之神仙也諸公皆有文章而金能墨竹及勾勒蘭竹葡萄行書篆隸皆追古人周頌亦善墨菊春草洪佐于肅愍成大功晚脫虎口益以文自娛倪光明易善潛虛李端宋恢等皆雅重端方王政頗放號奇猷子諸公爲詩各擅所長有風人之致要之皆解外膠略世事遭際清平樂以卒歲四方聞之蓋比唐香山宋洛社云

嘉靖志

楊碧川太宰當孝宗時嘗賜御筆其陽作空山老樹其陰

作文藻游魚繪事極工太宰身後歸其甥陸少石督學跋

以古詩一首至今其家寶藏之

結琦亭集

宏治初鏡川楊公守陳以少詹事視院篆碧川楊公守陞以侍讀掌南京翰林縉紳相語以爲兄弟對掌南北詞林近世所未有碧川有詩曰天風吹斷雁鴻行霄漢平分兩玉堂小弟初懷南署印大兄又綰北門章纍纍不是權家客奕奕同依帝德光仰止前修稱二趙絲綸對掌並流芳

兩湖塵談

楊守陳爲學士弟守陞從弟守隅守隨子茂元茂仁皆相繼登進士同宦於京好事者作春聯以侈之云半壁宮花春宴罷滿床牙笏早朝回後文懿官至吏侍守陞至吏書

守隨至工書諡康簡守隅至大理卿茂元至刑侍茂仁至按察使皆有賢名昆弟子姓一時之盛江浙文獻之家鮮

能儼焉

西園雜記

楊文懿公之先未有登仕籍者至公與兩弟相繼發解父子兄弟同朝者七人有野叟作詩一律獻公云昔年曾向此中過門巷幽棲長薜蘿令祖先生方振鐸賢孫學士未登科將軍曹氏墳連隴賣酒王婆店隔河今日重看新第宅煙波緩棹聽絃歌公嗟賞不已謂叟曰君之詩誠吾家傳也當珍藏以遺後人遂以厚幣酬之叟固辭而去

嘉靖志

景泰時御經筵以銀豆擲地令講官就地拾之稱爲恩典楊守陳在翰林賦銀豆謠末二句云願將銀豆三千斛活

取枯骸百萬人

說詩
樂趣

宏治中給事御史俱被逮太宰屠公瀟請以諸曹散郎署其事學士楊公守陟書爭之以爲宜上疏出諸逮者不宜遷就以長君過會事解沈翁啟南聞而心趨楊作五言長篇五百字譏切屠公共後有惡翁者聞於屠屠遂和韻寄翁雖微自解了不介意翁媿之復和韻以謝自是遂成知己後屠氏得翁畫甚多前後餉遺翁不絕人兩賢之

藝苑
庵言

太子太傅吏部尙書鄧屠公瀟太子少保戶部尙書曲陽周公經都察院右都御史鄆城伯公鍾同生正統庚申至宏治己未同躋六十侶公之生差先屠公稍後介其中爲周公乃五月四日也是日諸僚友若戶部尙書祥符王公

繼太子少保左都御史烏程閔公珪吏部左侍郎長洲吳公寬吏部右侍郎舒城秦公民悅戶部左侍郎靈寶許公進右侍郎睢州李公孟暘右副都御史臨淮顧公佐凡七人卽周公私第之後園置酒合賀賓主盡醉吳公首賦四韻詩諸公和之秦公別集古句諸公又和之周公復自作又咸和之坐有善繪事者爲錦衣二呂君屠公援宣德初館閣諸老杏園雅集故事令呂圖之其始並湖石坐者左爲侶公右爲許公一童子拍手導鶴舞以娛之爲周公坐稍遠使其二子共具伯曰太學生孟捧杯前行仲曰刑部主事曾方拱立聽命並立竹間者左爲李公右爲顧公皆凝然有思若索句狀屠公則章已成一童子捧硯從竹

下書據石案而題卷者爲吳公共案坐而持麈尾者爲王公
執麈尾者爲閔公亦若有所思者獨坐而握卷者爲秦公
若二君左爲紀右爲文英展畫並觀而圖終焉吳公題其
卷曰竹園壽集且爲之序卷成轉寫各得一卷藏於家則
屠公之意也今此卷尙藏屠氏云

日湖訪
古錄

吳匏菴有郊祀與楊惟立寓宿神樂觀馬道士房詩其次
章云日煖齋宮賜食頻曲廊連步得楊津卜郊此日非三
望陪祀誰家有四人展卷鑒書誇茂密開函投句愛清新
憶從史局曾相別却向僊房得更親自注楊氏惟立及大
理卿守隨兵部郎中守隅刑部郎中茂仁四人陪祀是日
惟立攜宋仲珩書見示故有展卷鑒書之句此宏治十六

年癸亥二月事也惟立名守陞時爲吏部左侍郎

口湖訪古錄

屠太宰襄惠公武宗初年召用過杭蒲泉諸公設燕於紫薇樓諸公索紫薇樓詩公云昔年聞說紫薇樓今日登臨宿願酬俯覩黎氓歸壽域仰觀星斗射皇州氣連滄海晴還雨閣筆致思時僉事龍霓在座遂續云蔭落長松夏亦秋公笑稱善遂足之曰滿座簪纓皆俊傑共期戮力贊皇

猷

北窗瑣語

屠襄惠公墓志公與兵部尙書馬端肅公同爲太子太傅部當班上謂其先進特疏讓之按二公雖俱加太子太傅而馬公兼少保於班次亦應讓耳蓋屠公秩滿九載加太子太保時以馬先爲太保故讓之

弇州史乘考誤

倪味易先生光相傳能前知游京師於楊文懿邸中有中使突至先生見一雀自庭樹集於地已還集樹卽謂使曰頃來得非因失馬邪六日當復使大驚文懿質之對曰雀踴躍物也去樹而集於地舍所依也還集樹復其所矣初集自北而南水數六故曰六日當復又問馬色曰以水克火當黃而近於黑中使曰然客有問婦將產者傘忽裂其人失色先生曰傘忽裂則小人見君得子矣其學蓋本於邵氏觀梅數

靜志居詩話

四明儒士胡宏任之精卜筮之術尤善測字嘗一日途行有二舉子將赴鄉試以識胡拉而問之胡曰二君一有阻一中選皆以爲不然後一人果以父喪不得入試一人果

以是年領薦或問之喪父者問時適有人汲水而過水與
立泣字也吾是以知有哭泣之戚次人問時偶人立其旁
立旁有人位字也吾是以知其必中

都公
譚纂

無錫教諭金廷輝四明人也成化癸卯大比爲江西考官
夜閱卷倦甚忽坐睡夢有卯角書生揖於前曰人非堯舜
安能每事盡善願賜薦拔金覺而心異之偶閱一卷文理
頗優疑似之間明夜復夢書生來謁其言如初金意決遂
取是卷揭曉折之乃費狀元子充時子充年十六歲正在
卯角語其夢蓋不知也

都公
譚纂

張白齋琦刻意爲詩力去陳言於李何詩教盛行時別出
機杼專以宋人爲師句如人到百年一過客吾當十日九

揮毫千村土犬月照雨半夜江魚潮入田天上星辰離舊
次夢中山水作真游離歌對酒無三疊殘暑先秋退一分
十里長亭畱短樹滿天晴日落黃沙濕螢燄竹火依火疲
馬出郊山復山路入林低潮裏樹山行月黑虎窺人殘年
滯雪開新歲五日敲冰過一州古剎今僧相見少新篁舊
竹長來齊水邊地冷苔生髮山外民貧竹有花入之誠齋
安晚集中猶上駟也弇州方之夜蛙鳴露說者以爲過而
白齋山郭詩云一部新詩一部蛙則作者先以自喻矣

靜志

居詩話

明有兩陸欽俱榜眼一天順甲申一正德辛巳二科俱非

正歲而相去僅踰一甲子

弇州奇事述

崑山陸鼎儀與四明陸舉之姓名同賜進士第二人同一從史館出爲太常一從史館出爲外臺又適相合也鼎儀盛有詩名詩却平平舉之不以詩名而詩似勝於鼎儀

靜志

居詩話

豐學士熙家傳己未廷對孝廟親閱卷大奇之取第一以蹇步易置第二特賜狀元袍帶嘉賞之考之國史及翰林諸典故書俱不載賜袍帶事又云武宗崩進朝列大夫翰林院學士按公實以侍讀學士署篆不及拜光學也又朝列大夫四品亦非學士散銜此豐存禮不考證而誇詡之過也又云議禮不合會掌院侍郎賈詠率百官伏闕列熙名爲次坐不合聽從爲罪謫戍鎮海按是時豐公實掌院

賈公自掌詹事存禮孟浪乃爾

弇州史
乘考誤

周天球草袁尊尼行狀云君以嘉靖己未試卷爲同考全
元立取第一見斥主司全公力爭之不得終身以爲恨考
全公以嘉靖己卯冬遷南京翰林侍講學士掌院至己未
春己爲南工侍矣何嘗同考會試而是歲袁君試不第至
乙丑本房汪諭德鏜薦其卷當第一人不果僅中第六汪
與全俱鄞縣人也周老忘故耳

弇州史
乘考誤

王元美評詩謂張琦如夜蛙鳴露自極聲致然不脫淤泥
中豐道生如沙苑馬驚駿相半恣情馳騁中多敗蹶陳約
之如青樓小女月下筵篴初取閑適終成淒楚又如過雨
殘荷雖爾衰落嫣然有態又云豐道生如骨董肆真贗雜

陳時亦見寶而不堪僞詐陳約之如小徑落花衰悴之中

微有委豔

藝苑
卮言

豐存禮高材博學精書法其於十三經自爲訓詁多所發明稍誕而僻者則託名古註疏或創稱外國本於構詩文下筆數千言立就則多刻它名士大夫印章僞撰字稍恠拙則假曰此某碑某碑體也又爲人撰定法書以真易贋不可窮詰又用蓄毒蛇藥殺人強淫子女奪攘財產事露人畏而恥之吾友沈嘉則云蓄毒蛇以下事無之第狂僻縱口若含沙之蠱且類得心疾者因舉其一端云嘗要嘉則具盛饌結忘年交居一歲而人或惡之曰是嘗笑公文者卽大怒設醺詛之上帝凡三等云在世者宜追捕之死

者下無間地獄勿令得人身一等皆公卿大夫與有睚眦者也二等文士或田野布衣嘉則爲首三等鼠蠅蚤虱蚊也此極大可笑

藝苑卮言

豐南禺坊釋褐後從其父學士熙諫大禮受杖闕下人方謂學士有子矣逮父卒成所乃言非父本意忽走京師上書請追崇典獻王宜稱宗入太廟永陵用其言而不錄其人也歸益狂誕恃才傲物作僞欺人撰子貢詩傳申培詩說魯詩世學古書世學石經大學竄易經文別裁異議一時若秦和郭氏京山李氏澄海唐氏多惑之而不知本邪說也

靜志居詩話

王弼州跋豐存禮手札云豐存禮傲睨一世而傾倒嘉則

乃爾信乎爲才服也計其書時當已病辟痲無一筆不顛而猶有山陰典刑詩雖不能整栗而命旨綢繆宛然建安遺韻也昔裴成公病劇迴盼一語猶能使夷甫心折今得無類是乎

弇州續稿

戎士劉致中鄞人攻書有英氣不肖諛人寧波知府因公帑被偷兄竊銀若干訊捕無蹤倣古箴箴置於門揭云知盜情者密投姓名致中用方紙書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守者白之收箴出視忸怩而止

嘉靖志

寧波舊無大拜者自嘉靖至萬歷二十餘年中而有兩相曰袁文榮公煒余文敏公有丁皆進士第三人而余爲袁所取士則衣鉢也官皆至少傅太子太傅戶部尙書建極

殿大學士無一事不同晚途皆甚速而又皆不久壽皆至

五十八病亦相類皆好聲酒爲懽樂

弁州奇事述

范司馬堯卿藏書最富今浙中舊族若山陰鈕氏祁氏吳
典潘氏沈氏樵李項氏郁氏高氏胡氏遺書盡散惟范氏

籤帙尙存

靜志居詩話

王元美答范司馬書云所喻欲彼此各出書目互補其闕
失甚盛心也家舊無藏書自不佞之嗜之頗有所儲蓄二
藏外亦不下三萬卷而戊辰後薄宦南北旋置旋失未暇
經理今春構一書樓於弇山園庋之長夏小閒當如命也
聞古碑及抄本母踰於鄴架者若家所有宋梓及書畫名
蹟庶足供游目耳又一書云每羨鄴侯架頭三萬卷牙籤

玉軸思欲效服子慎共掃除之役而不可得

弇州續稿

屠長卿自穎上令調松江之青浦甫至大霖雨諸隄且就潰長卿朝夕蔬食袒跣禱晴而間行民間使益土石於隄以捍之手裹繒鏹勞其勤者而囊粟以資匱者又爲文責數神且願以身代歲是夕霆震雨亦爲霽而民間諸隄皆堅好臺使者興水利當農時悉偃赴河長卿持之曰治河以利農也而先奪其時何以稱利召三老率而子弟就鋤耰有我在毋患也蓋農畢而河事亦就緒復議大均田長卿謂青浦苦賦重而田瘠賦浮田者三之二稱者僅一而田浮賦者無幾我將爲民減賦耶將爲縣官益賦也自是青浦賦不復益邑有田非不毛而農不任畊相率徙避他

所長卿捐俸以倡諸豪使各貸勾貧農稍稍歸復矣又樹營室各城門之隙而居諸鰥獨者其又老疾不能自爨始歸養濟院而以時食之質庫有敝衣不售長卿爲薄價而收之亦歸養濟院而又有餘衣則給獄囚之裸露者曰藉令彼當死法死耳我不忍其生凍餒也

王世貞青浦屠侯去思記

沈嘉則先生晚好衣緋衣與二三曹偶踞坐長林之下或白日行游市中市中譁謂緋衣公且至觀者如堵先生自若也嘗作緋衣四詩謂春郊則用以走馬東山則用以擁妓秋江則用以把釣高樓則用以對雪也

由拳集

沈嘉則陶一竈自隨日用二斤炭可供數客至晚不竭系以詩名之曰作竈王元美爲賦詩云那因增竈惱行窩杖

底陽春信手過燕客始知燃桂易牛山寧假負薪多非時
解熟熊蹯火不斷能翻蠓眼波爲問羣歌白石爛干湯爾
意竟如何嘉則作竈乃金陵趙子實法也

弇州四部稿

朱東籬應龍與沈明臣葉太叔盧澣齊名號明州四傑乘
月飲海上大醉溺死其短歌行云皎皎月明駕言宵征惟
君之故不遑自寧說者以爲近於識也

靜志居詩話

吳人周時臣善寫影至四明圖豐南禺以下八人屬余寅
爲贊攜之歸吳八人者豐考功坊張大司馬時徹屠少司
馬大山范少司馬欽沈山人明臣張長公邦仁屠比部本
峻余孝廉寅也

農丈人集

沈九疇箕仲以詩名重鄉里人有持所作謁文恭者輒笑

曰家弟安知文奚不就我族父嘉則以豐對樓詩屬余君
房論定君房報書云吾於詩僅窺其藩未入其室此事終
當屬君家箕仲

靜志居詩話

沈文恭一貫當國給事中錢夢臯其私人也有布衣在文
恭坐夢臯戲之曰昔之山人山中之人今之山人山外之
人布衣應曰昔之給事給黃門事今之給事給相門事夢
臯而發赤而去

橫雲山人集

萬歷二年會試沈一貫以檢討爲同考官張居正子敬修
卷在一貫所主考侍郎王希烈以爲言一貫乙其卷藏之

橫雲山人集

鄧朱氏以好古世其家城南所稱五嶽軒者鼎鑊金石無

所不備

鮑琦亭集

壽昌寺十八羅漢畫像崇禎初謝象三知嘉定縣時聞杭州長明寺有貫休畫十八應真墨蹟請名手李次公臨摹得之復請婁子柔寫蘇長公十八贊於每幅之上欲畱供嘉定僧寺不果遂攜歸於延慶寺造寄園供之鼎革後園亦廢以大父嘗塑羅漢像於壽昌寺因以畫像供養寺中時丙午歲四月八日距子柔題識已三十六年矣謝歿之後畫像幾失象三之孫爲憲訪求得之仍歸本寺題識其後屬主僧寶藏勿失焉

日湖訪古錄

四明衣冠盛事

宋四世宰相史浩子彌遠

樞密

姪浩

丞相

子彌遠

丞相

從姪嵩之

丞相

父子宰相史浩子彌遠

父子御史王次

翁

御史中丞

子伯庠

侍御史

父子侍從楊王休子晔袁燮子甫

魏豹文子峻

父子西掖陳居仁子卓

父子殿帥馮湛

子櫛

父子同榜孫枝子起予李元白子以稱

祖孫侍

從林保孫祖洽

祖孫甲科王昇

呂溱榜第一甲第五人

孫祖序應

辰榜第一甲第五人

兄弟侍從史彌大弟彌堅史宅之弟宇之

兄弟同榜王時會弟時敘趙汝述弟汝達史彌忠弟彌念

趙師適弟師仇史彌應弟彌恣趙汝樞弟汝梓趙琪夫弟

璩夫趙崇侯弟崇儕 舅甥三學士汪大猷甥陳居仁樓

鑰 典鄉郡苗晟孫沔王周樓昇趙彥逾趙善湘余天錫

建鄉節鄭清之 省元傅行簡陳埴 狀元姚穎傳行

簡袁甫 武舉狀元胡應時

以絕倫升第一名

釋褐狀元宣繪何

大圭

延祐志

兄弟博學宏辭王應麟王應鳳

詞學指南

明父子三

品九卿吏部右侍郎楊守陞刑部右侍郎茂元 兄弟尙

書工部尙書掌大理寺楊守隨南京吏部尙書守陞 兄

第三品九卿吏部右侍郎楊守陳南京吏部尙書守陞工

部尙書守隨 兄弟翰林楊守陳守陞 兄弟賜諡楊文

懿守陳康簡守隨 叔姪尙書屠宮傅瀟宮保僑張大司

馬時徹大司馬邦奇 孤卿封父吏部尙書屠瀟父封太

子太傅

一門高第楊文懿守陳

解元

尙書守陞

及第

榜眼

二品南京吏部尙書楊守陞

探花一品余少傅有丁

探花入內閣余少傅有丁

弇州盛事述

科名盛事 鼎甲明成化戊戌榜眼楊守陞宏治己未榜

眼豐熙正德辛未榜眼余本庚辰榜眼陸欽嘉靖壬戌探
花余有丁崇禎庚辰榜眼葛世振

國朝順治乙未狀元史大成會元

國朝康熙戊辰范光陽解元明洪武壬子鄭真

應天中式

景泰

庚午楊守陳天順壬午鄭宏

順天中式

成化乙酉楊守陞戊子

楊文卿丙午孫鑰正德己卯豐坊嘉靖丁酉陳穆辛酉盧

漸萬歷丁酉張應完崇禎癸酉俞穎陽

國朝康熙乙酉陳錫嘏庚子邵基

日湖訪古錄

賜府之制昉於宋蓋大臣之有勲勞者則以嘉名寵其甲
第其後亦有位望未至而特恩賜之者吾鄉自宋南渡賜
府極多有黃翔龍者東發先生族兄弟也著甬上賜府考

一卷今不可得見矣尙有流傳一二者如史文惠王之壽樂以位望也文惠之孫子仁以避其宗袞官不達而亦賜鴻禧之名則以賢也深寧先生之汲古傳忠則以世其家學也明則三品內秩皆得稱府外臣則總制巡撫大帥之外不豫焉而不復加以名目通計十五朝之中吾鄉稱府者五十三人總之四十二家又總之爲三十二姓以大學士稱者二曰余氏以文敏公有丁也曰沈氏以文恭公一貫也以尙書稱者十有七曰程氏以刑部徐也曰金氏以忠襄公忠也曰陳氏以工部恭也曰楊氏以文懿公守陳吏部守陞康簡公守隨也曰屠氏以襄惠公滿簡肅公僑也曰張氏以文定公邦奇兵部時微也曰陸氏以康僖公

瑜也曰聞氏以莊簡公淵也曰汪氏以禮部鏜也曰趙氏以端簡公參魯也曰王氏以莊簡公佐也曰周氏以文穆公應賓也曰李氏以禮部康先也以侍郎稱者九曰黃氏以禮部宗明也曰陳氏以刑部瑜也曰豐氏以禮部熙也曰范氏以兵部欽也曰全氏以先工部禮部二公也曰董氏以兵部光宏也曰黃氏以工部景章也曰林氏以吏部棟隆也曰李氏以忠毅公樞也而楊氏則文懿之子茂元官刑部屠氏則簡肅從子大山官兵部李氏則禮部康先之曾大父堂已官工部不豫焉以都御史稱者一曰金氏以右都御史澤也以副都御史稱者八曰周氏以相也曰朱氏以瑄也曰陳氏以漕撫濂也曰王氏以應鵬也曰柴

氏以經也曰戴氏以賢也曰丁氏以繼嗣也曰高氏以卹撫斗樞也而陸氏則康僖之羣從鉅官保定巡撫副都御史汪氏則有應天巡撫玉不豫焉以大理卿稱者二曰蔡氏以錫也曰徐氏以應奎也以光祿稱者二曰管氏以大勛也曰吳氏以禮嘉也以都督稱者三曰萬氏以漕督表天津總戎邦孚也曰施氏以翰也曰趙氏以宣大總兵光祖也

全祖望續前
上賜府考

雍正中萬編修經往明州修志錢塘杭世駿作長句送行云句章太守儒術吏欲以文藻輝山川鄞鄮三縣詢故老孰克稱任無媿旃青衿諸生六七輩羣游於校義其冠僉曰太史九沙叟里號碩德稱者賢

皇輿圖表受

詔撰一統方略奉

勅編自來鴻筆光史院矧此志乘辭爲難聞人豈無夫已
氏軼材諷說不足詮未若叟也撰述卓可傳叟今七十剛
華顛兩目炯炯精神完叟機字源洪适釋肇窠運腕如雲
烟先人傳經角嶽嶽季父讀史腹便便著書等身懼放墜
叟也一一謄寫工雕鏤紀元之考瞭指掌功與史表同精
堅四明文獻鬱選首造廬而請何疑焉太守撰日具書幣
涉江命使恭且虔叟承禮命夙當發高軒過躡蓬蒿園誘
我騰說遡前志黃綱煖割朝來眠張津姜嶼之書不可觀

津撰四明圖經嶼
撰寧越風物志

爲叟略數楊張前

楊實張
時徹

寶慶纂歷歲

丁亥廬陵胡桀守慶元屬其鄉人參軍濬甄括明事縣國
門先以郡志後六邑刻畫城郭圖廂關厥後卅載暨開慶
丞相臣潛來旬宣軍防水則以次定經制稅賦兼牢盆嘉
禾繪獻民氣樂老謀憂國何時謏門生曰錫曰應發承命
執筆校秘文詩歌自可勒琬琰例以志體稍殊懸自宋訖
命更延祐袁桷方領編修官本之二志著其概參之七觀
究其原誰其續者垂不刊猗惟王侯元恭提翰道如椽其
間首尾稱大備一代興廢略可言前明內府不收弄文淵
墜簡終淪湮天一閣范碧山全家有善本頗自專叟當檄
取訶豪頑榮陽南山董山氏邦有黎獻撫攬勤或鞏繡藻
采而有耀或大雅宏達而不羣

鄭真黃潤玉李堂
各撰四明文獻志

其書同

異具可核叟今何不重探論抑吾又聞杲堂李翁於叟爲
先友高文煌煌稱大篇傳甬者舊一十卷能事直欲追古
權叟今凡例一本此發幽表微疇謂不然方今

聖主一寰宇睿算尤重海與邊三韓直達島倭接東南防
守籌宜先舟山負隅歸版籍時清喜停赤白丸廟謨議此
設重鎮厥餉幾何兵幾千叟宜條晰陳要害宏論亦可銷
戈鋌郡人聘修古有例書法郡守名牽連上奏

天子制稱善撤膳或賜兼珍筵叟今決去無遷延雪花席
大蔽江水鳥篷船低壓兩肩行勝麟輅恣捆載湘東斑管
膠東箋阿育王山考古佛丹山洞天尋真仙搜奇直挾圖
經秘采隱不遺聲聞禪白頭自草丙舍帖歸告先墓封樹

寒焜煌家乘述祖德玩鹿亭古澤永縣寒廳擁堵看秉筆
一筆一削孰敢干風髮疾揮不及凍墨瀋肯受冰霜憐走
願傳鈔備書吏微名亦得流丹鉛不朽盛事會有緣此意
只恐天公慳嗚呼此意只恐天公慳

道古
堂集

鄧向多藏書家宋陳謚謚子禾禾子曦三世喜藏書南渡
則樓參政鑰插架最富手自校讎稱爲善本元袁學士桷
自其曾大父已多藏書從宦後又喜收聚故有袁氏新舊
書目至正中修宋遼金三史桷之子瓘出先世遺書有關
史事者上之史局明隆萬間范侍郎欽善聚書於宅東起
天一閣貯之戒子孫不得分析亦不許攜至私室篋鑰令
房長一人司之賓客欲觀者引之登閣子姓數人接待竟

日無失禮閣中書籍不得借出其慎重如此而子孫亦恪
守其法弗替閱二百年完好無恙海內言藏書者以天一
閣爲第一侍郎之從子大澈汝梓亦好聚書有鼎足之目
然兩家所藏久不可問矣

國初左提學峴萬徵士斯同博學多蓄書近時全吉士祖
望家貧而好書頗多善本身後皆卽散失今盧中書址抱
經樓藏書幾與天一閣相埒矣嘉定錢大昕嘗爲樓記云
四明古稱文獻之邦宋元之世攻媿樓氏清容袁氏藏書
之富甲於海內明代儲藏家則有天一閣范氏而四香居
陳氏南軒陸氏次之然聚多易散惟范氏之書巋然獨存
浙東西故家莫能逮焉盧君青厓詩禮舊門自少博學嗜

古尤喜聚書遇有善本不惜重價購之聞朋舊得異書宛轉借鈔晨夕雋校搜羅三十年得書數萬卷爲樓以貯之名之曰抱經蓋取昌黎贈玉川子詩語樓成屬予一言記之予惟經之義取乎治絲製布帛者聚衆絲而積之使其有條不紊是之謂經然後以絲緯之縱橫往復雜而不越而文采生焉易書詩禮春秋聖人所以經緯天地者也上之可以淑世次之可以治身於道無所不通於義無所不該而守殘專已者輒奉一先生之言以爲依歸雖心知其不然而必強爲之辭又有甚者吐棄一切自誇心得笑訓詁爲俗儒訶博聞爲玩物於是有不讀書而號爲治經者并不讀經而號爲講學者宜尼之言曰君子博學於文

顏子述夫子之善誘則曰博我以文子思子作中庸曰博學之審問之孟子之書曰博學而詳說之夫聖人刪定六經以垂教萬世未嘗不慮學者之雜而多岐也而必以博學爲先然則空踈之學不可以傳經也審矣凌雲之臺非一木所造文繡之衣非一絲所成好古敏求多聞擇善夫子所以焉不學也自古豈有原伯魯之徒而號爲經師者乎青厓有獨抱遺經之志而先之以聚書可謂知所本矣曩予在京師與君家召弓學士游學士性狷介與俗多忤而於予獨有水乳之投學士藏書萬餘卷皆手校精善而以抱經自號青厓與學士里居不遠而嗜好亦略相似浙中有東西抱經之目茲樓之構修廣間架皆摹天一閣而

子孫又多能讀書者日積而月益之罔俾范氏專美於前

是所望也

日湖訪古錄

天一閣藏書海內知名久矣其儲藏金石刻尤富而世罕知之如石鼓文秦泰山石刻皆北宋楊本漢西嶽華山碑世所傳者皆裝界之本獨范氏所藏乃未裁割者碑額兩旁有李贊皇題名二通碑文空處亦有宋人題名金石家皆未之見也舊無碑目今稍爲編次去其重複者自三代至宋元凡五百八十餘通較之都元敬楊用修郭允伯趙子函諸家蓋遠過之矣泰山石刻今范氏裔孫懋敏翻刻

一本甚佳

日湖訪古錄

雜識四

叢談

大梅山頂有大梅木其上則伐爲會稽禹祠之梁其下則爲它山堰之梁禹祠之梁張僧繇圖龍於其上夜或風雨飛入鏡湖與龍鬪後人見梁上水淋漓而萍藻滿焉始駭異之乃以鐵索鎖於柱它山堰之梁長三丈許去岸數丈歲久不朽大水不漂或有刀墜而誤傷者血出不已

寶慶志

城東江濱有蝥蟬廟俗傳有漁人獲巨蝥蟬力不能勝爲巨螯鉗而死今廟卽其地前賢多呼四明曰蝥蟬州

寶慶志

金庭客咸通中自剡溪金庭路由林嶺間將抵明州行三十里忽迷失舊路怱怱而行日已將暮莫知棲息之所因遇一道士荷鋤問津焉道士曰此去人家稍遠無寓宿之所不嫌弊陋宿於吾廬可也引及其家則林徑幽邃山

谷冲寂既憩廡下久之烹野蔬苗食之頃有叩其門者童子報云隱雲觀請來日齋泊曉道士去約童子曰善祇奉客客因問隱雲觀置來幾年去此觀遠近答曰自古有此觀去此五百里常隱雲中世人不見故以爲名客驚曰五百甚遠尊師何時當還答曰尊師往來亦頃刻耳俄而道士復歸欲畱客久住客方有鄉關之念懇辭而出乃遣童子示其舊路行三二里失向來所在及問歲月已三四年矣尋卽復往再訪其蹤無能知其處所

雲笈七籤

南中有百姓行路遇風雨與一老人同庇樹陰其人偏坐敬讓之雨止老人遺其丹三丸言有急事卽服歲餘妻暴病卒數日方憶老人丹事乃毀齒灌之微有煖氣顏色如

生今死已四年矣狀如沈醉爪甲亦長其人至今輿以相隨說者於四明見之矣

西陽雜俎

王蜀時許寂少年棲於四明山學易於晉徵君一旦有夫婦詣山挈一壺酒寂詰之云今日離剡縣寂曰道路甚遙安得一日及此頗亦異之其夕以壺觴命酌此丈夫出一拍板抗聲高歌悉是說劍之意俄自臂間抽兩物展而喝之卽兩劍躍起在寂頭上盤旋交擊寂甚駭尋匣之飲畢就寢迨曉乃空榻也

北夢瑣言

四明蔣氏祖五代末與僧爲友僧落魄乞食市中六七兒常負囊從之一日與蔣浴江中視其背有目蔣驚異是日僧化去乃彌勒也畱布囊與別且云蔣氏子孫當代有進

士清容居
七集

泮水池清瀾池春蛙皆不鳴俗云守李夷庚以術禦之泮
水蛙鳴境內必出倫魁

寶慶志

盱江李先生泰伯有阿育王寺十二題詩乃筠州楊屯田
和寺僧常坦而邀盱江同作者吾鄉阿育王山志莫之收
也十二題中至今存者山水則曰金沙池曰佛迹峯曰靈
鰲井伽藍則曰育王塔曰八角殿斯其歷劫無恙者也其
曰七佛石當卽指烏石鼎而言道宣感通傳所稱梵僧七
人過此得石函舍利六僧騰空而去其一化爲烏石者也
其曰石屏風恐卽指前山玉几而言其曰供奉泉據盱江
詩則時有浮屠璘鑿此泉以奉母者阿育王山中所乏者

泉今泉以妙喜得名橫浦以大儒爲之銘故益著而供奉之迹遂無稱者其曰晉年松今寺前有巨松能放光爲浙東松之最奇者然非是詩則不知其遠自晉年也其曰重臺蓮今雖有蓮而不甚盛豈灌溉乏人力遂漸成凡種耶其曰明月臺則嬾堂舒氏亦嘗有詩其竟無考者袞袞石耳盱江詩中並不一及舍利之神則知是時已無復舊物而南渡以後震而奇之者更不待辭費矣

全祖望阿育王寺十二題考

餘杭徑山錢塘靈隱淨慈寧波天童育王爲禪院五山錢塘中竺湖州道場溫州江心金華雙林寧波雪竇台州國清福州雪峯建康靈谷蘇州萬壽虎邱爲禪院十剎錢塘上竺下竺溫州能仁寧波白蓮等寺爲教院五山錢塘集

慶演福普福湖州慈感寧波寶陀紹興湖心蘇州大善北
寺松江延慶建康瓦官爲敎院十刹

七修類稿

四明僧廬在六邑總大小二百七十六所只鄞一縣城內
二十六城外八十天童日飯千僧育王亦不下七八百人
行僕稱是天童歲收穀三萬五千斛育王三萬斛

蘆浦筆記

四明海之東絕處爲補陀巖大士顯焉鄞之東爲育王山
釋迦舍利塔焉遵南爲岳林爲天台皆游歷之所而補陀
育王自天子至於王公百司乘驛奉香幣不絕於道四方
之民終歲膜拜

清容居士集

曾惲紀魯國宣靖公遺事云天聖中高祖楚公爲四明守
曾大父魯宣靖公毓德侍下人未之知也嘗欲至延慶寺

前一夕主僧知禮夢伽藍神告之曰翌日相國來宜迎待之且以戒閣者有頃而魯公至禮聳然驚異以夢告曰後貴願無忘也太夫人亦先得夢與之符合喜而囑曰信爾吾當悉齎具以報及大拜乃買清道鄉田一區永奉香火又請諸朝歲度其徒於是延慶遂爲望刹圖魯公像而祠之慶歷八年魯公以知制誥銜恤而歸鄉僧元達附舟至錢塘聞天竺之勝往瞻禮之始至路口望見有素衣自寺門來者漸近問曰上座從曾舍人來耶舍人五十七歲入中書上座其年亦受師號纔兮袂已復不見後如其言

寺志

案曾公亮封魯國公諡宣靖其父會嘗知明州卽

楚公也

明州大梅法英祖鏡禪師本郡張氏子嗣法九峯韶宣和中勅天下僧尼爲德士師肆筆解老子詣進上覽謂近臣曰法英道德經解言簡理詣於古未有宜賜入道藏流行仍就賜冠佩壇誥不知者往往以爲佞諛明年秋詔復天下僧尼師獨無改志至紹興初晨起戴樺皮冠披鶴氅執象簡穿朱履集衆陞座召大衆曰蘭芳春谷菊秋籬物必榮枯各有時昔毀僧尼專奉道後平道佞復僧尼且道僧尼形相作麼生復取冠示衆曰吾頂從來似月圓雖冠其髮不成仙今朝拋下無遮障放出神光透碧天擲之於地隨易僧服提鶴氅曰如來昔日貿皮衣數載慚將鶴氅披

還我丈夫調御服須知此物不相宜擲之舉象簡曰爲嫌
禪板太無端豈料遭它象簡瞞今日因何忽放下普天致
仕老仙官擲之提朱履曰達磨攜將一隻歸兒孫從此赤
脚走借他朱履代麻鞋休道時難事掣肘化鵬未過不如
鷗畫虎不成反類狗擲之橫拄杖曰今朝拄杖化爲龍分
破華山千萬重復倚肩曰珍重佛心真聖主好將堯德振
吾宗擲下拄杖歛目而逝

五燈會元

開元寺有不肖去觀音相傳大中十三年日本國僧惠諤
詣五臺山敬禮至中臺精舍觀觀音貌像端雅喜生顏間
乃就懇求迎歸其國寺衆從之諤卽肩舁至此以之登舟
而像重不可舉率同行賈客盡力舁之乃克勝及過昌國

之梅岑山濤怒風飛舟人懼甚謬夜夢一胡僧謂之曰汝但安吾此山必令便風相送謬泣而告衆以夢咸驚異相與誅茅縛室敬置其像而去因呼爲不冑去觀音其後開元僧道載復夢觀音欲歸此寺乃刱建殿宇迎而奉之邦人祈禱輒應亦號瑞應觀音唐長史韋絢嘗紀其事太平興國中重飾舊殿目曰五臺觀音院以其來自五臺故也駱登吳矜皆有記

寶慶志

案五燈會元載昔高麗國來錢塘刻觀音聖像及昇上船竟不能動因請入明州開元寺供養卽謂此像也而傳聞互異

西京宣陽坊奉慈寺有僧惟則以七寶木摹阿育王舍利

塔自明州負來

西陽雜俎

萬壽院唐爲慧燈院政和八年改廣慧建炎四年火於兵嘉定十三年再火重建或謂慧字從慧從心於星皆火識也爲寺額不利郡爲聞於朝紹定元年正月十三日有旨賜今額是日東北廂火環寺皆延燎而寺獨存人咸異之

寶慶志

延慶寺大悲閣有普賢菩薩像嘉定十三年僧以像小欲修之剖其藏書云動此者水火爲災未幾寺火像滅

寶慶志

開慶元年七月司理陳利用浚井於獄廊得石碑一乃紹興二十九年六月僧智亨可久鑄梵咒以納於井者泉本寒冽自出此碑井遽苦不可汲復投之泉甘如初

開慶續志

道士林靈素永嘉人行於鄞之石柱鼻有一老翁隨其後
靈素見石壁高峭乃書云因循却來到矚海看波流自茲
一度往何日更回眸靈素執筆老翁言曰當守真官墨跡
素曰汝何神也老翁曰吾臨涯下老龍也因見真官獨游
吾境故來衛護就居巖下以助靈跡毋相忘也

嘉靖志

仇愈徽猷自言頃年嘗爲明州晨起視事方受牒訴有鶴
雀翔舞庭下馳逐久之方去明日復來仇心異之遣一吏
跡所止而觀其爲何旣出城數里所見一大樹鶴雀徑止
其上視其顛則有巢焉數子啁啾其中其下方有數人持
鋸斧繩索將伐之者吏遽止之且引其人與俱見仇問伐
樹何爲曰爲薪耳又問鬻之得幾何曰可得五千仇卽以

已錢五千與之且告之曰是鶴連日來意若求救於我者
異類而有知如此爾不可伐不然且及禍其人遂去因不
敢伐

薛應旂浙
江通志

紹興十八年史越王以餘姚尉攝昌國鹽監三月望偕鄱
陽程休甫由沈家門汎舟風帆俄頃至補陀洛迦山詰旦
詣潮音洞寂無所睹炷香烹茗但椀面浮花而已晡時再
往一僧指巖頂有竇可以下瞰公扳緣而上忽見金色身
照曜洞府眉目瞭然雙齒如玉雪天將暮有一長僧來訪
云將自某官歷清要至爲太師又云公是一好結果底文
潞公它時作宰相官家要用兵切須力諫後二十年當與
公相會於越遂告去送之出門不知所在乾道戊子以故

相鎮越一夕典客報有道人稱養素先生言舊與丞相接
熟不肖通刺疾呼欲入謁亟命延之貌粹神清譚論鋒起
索紙數幅大書曰黑頭潞相重添萬里之風光碧眼胡僧
曾共一宵之清話遽擲筆不揖而行公大駭遍遣兵吏尋
覓不復見追憶補陀之故始悟長身僧及此道人皆大士
見身也

寶慶志

史丞相浩與覺長老善問曰和尚與我孰好覺見其羅綺
爛盈粉黛環列漫曰丞相富貴好老僧何敢比也既自省
曰此一念差終當墮落泥滓一日浩坐廳上見覺突入中
堂茶頃報後院弄璋浩默然知爲覺也遂以覺爲小名及
長名之曰彌遠彌遠相兩朝二十六年權震海內時人作

詩規之云前身元是覺閑黎業障紛華總不迷到此更須

睜着眼好將慧力運金鏡

西湖志餘

史彌遠死已久一夕其家聞叩門聲曰丞相歸舉家駭匿
比入門燈轎紛紜升堂卽席子婦皆出羅拜訊慰平生歷
歷囑家事索紙筆題詩云冥路茫茫萬里雲妻孥無復舊
爲羣早知泡影須臾事梅把恩讎抵死分

西湖志餘

四明延壽寺在城大刹也三十年前僧良月溪者爲知客
一夕夢本寺所奉四明尊者告之曰三十年後當使瓦礫
化爲黃金適符吉夢至明年己丑正月初四日乃四明尊
者忌辰作會次日戴覺民家火作延燎寺中一椽不留其
應乃如此先是一月前有汪氏子名信道者夢其祖宗云

火災當起於汝家吾力告免於神今已得一同姓名者代
矣及火作乃起於戴氏閭人汪信之家與信道僅有一字
之異所毀幾萬家凡壬午年火所不及者皆不得免其新
舊界址截然若有神所司者

癸辛雜識

乙卯歲先子守鄞江以貢士院敝甚遂一新之院內舊有
土神七姑廟在焉先子素剛介併欲撤去且命鑿二井以
便汲既而得泉皆汙濁不堪用監修判官周頡及吏魁賴
良者曰土神廟貌已久州人賴之今既與院中無所妨欲
姑存之先人謾答云神若能令二井清冷則可官吏因往
白太守語次日落成吏欣然走告曰井水已可食矣試命
汲之清冷佳泉也於是併爲葺其祠焉

癸辛雜識

方氏之據浙東也每歲元夕於慶元張燈傾城士女縱觀至正庚子歲有喬生者居鎮明嶺下喪偶不復出游倚門佇立十五夜深遊人漸稀見一丫鬟挑雙頭牡丹燈前導一美人投西去生乃尾之女忽回顧微哂生趨揖問其姓名居址曰姓符字麗卿名淑芳奉化州判女也先人旣沒家事零替惟與婢金蓮僑居湖西生畱之宿將明別去暮則至如是者半月鄰翁疑焉穴壁窺之見一粉妝顰顰與生並坐明旦詰之秘不肯言鄰翁曰嘻子禍矣與幽陰之魅同處而不知生始驚懼備述厥由徑投月湖之西訪於居人並言無有乃入湖心寺少憩西廊有旅櫬題曰符州判女麗卿之柩柩前懸一雙頭牡丹燈燈下立一明器有

金蓮字生見之奔走出寺借宿隣翁家翁曰元妙觀魏法師故開府王真人弟子符籙爲當今第一宜急往求明日生詣觀內法師望見曰妖氣甚濃何爲來此生拜述其事法師授以朱符二一置門一懸榻戒不得再往湖心生如法安竢自此果絕閤月餘往袁繡橋訪友畱飲至醉忘法師訓取湖心寺路以回遂攝入於柩中鄰翁怪其不歸遠近尋問至寺中停柩室見生之衣裾微露柩外發之死已久矣遂以柩及生殯於西門外是後雲陰月黑往往見生與女攜手同行遇者輒得重疾居人大懼謁訴魏法師魏曰吾符籙止能治其未然今祟成矣非吾所能也聞有鐵冠道人者居四明山考劾鬼神法術靈驗衆遂攀藤越澗

直上絕頂果有道人坐草菴中衆羅拜告以故道人拒之甚岸衆言魏法師所指教望毋却道人曰老子饒舌煩吾一行至西門外結方丈壇端坐書符遣將驅之卽令鎮以白塔妖不復見

瞿佑雙頭牡丹燈記

鄞人單仲友居萬壽寺西能詩洪武中徵至南京獻詩稱旨因奏本府名同國號請改之上喜曰彼處有定海海定則波寧改明州曰寧波府時洪武十四年賜仲友還鄉考終於家

聞中今古錄

洪武十五年寧波府知府李仲文遣吏馬仁生行縣違法慈溪縣丞秦仲新械仁生至闕下上嘉之陞仲新爲寧波府知府而降仲文爲慈溪縣丞

嘉靖志

洪武間鄞之天寧寺有朱道人能幻術每夜五更神游都下早朝時乘雲往來空中自言姓名朝畢還寺時方曙本體偃然若酣於睡者醒則言動如常若此者累月上異其術賜童子十人師事之且密命伺其動靜久之不泄有一童子事道人甚謹道人愛之謂童子曰我術傳汝切勿食狗肉童子卽解遂以此言覆上後俟其乘雲來時輒灑以狗血其形遂滅上意其術敗卽遣人星馳明州使至時其形爽果不能返而屍已臥床數日矣使者舁其屍於京焚之揚灰於江

間中今古錄

鄞十三都陳某洪武末爲商泊於揚子江濱歲壬午成祖微服由鳳陽來遇陳之舟渡江至南京後論功賞陳渡江

功陳求官原籍授寧波衛指揮使子孫世襲

聞中今古錄

鄞民厲家甚富號厲半州別軒前立玲瓏怪巖隔牆植竹
筍穿巖隙中成竿主人深喜天成其趣忽爲人扳折近根
處仆地侍僮驚報主母主母命復接以土培之不敢聞於
主人旬日仍活解籜散枝葉主母方言其故咸以爲祥異
無何以方國珍黨籍沒家產充軍

嘉靖志

海防考永樂二年命太監鄭和統督樓船水軍十萬招諭
海外諸番日本首先納款擒獻犯邊倭酋二十餘人卽治
以彼國之法盡蒸殺之時銅甌猶存遺址爐竈在爐頭堰

聞志

正統間甬東吳家老嫗素介厲獨寢寢前虛軒夜夜有若

聚衆燕飲者自以暮年恍惚不畏一夕月照紙窗見有人
近牀探其寤寐嫗佯舁其人去落一絀囊於地嫗拾之其
囊之帶甚多少頃其人求還囊不與乃懇求曰今後再不
敢擾嫗曰要知避嫌我老耄婦守死而已於汝何干既知
過還汝囊自是其怪掃迹

嘉靖志

天順辛巳五月望夜鄞士朱紱聞霹靂甚烈遲明啟堂堊
屑滿地詰宿客云雷震時硫黃氣觸鼻火走於堂斗大因
懼蒙頭臥不知其他紱點檢數處見棟柱劈一片倚壁縛
槎柄爲曬衣架置簷口各破爲四縛繩如故旁舍斜柱枯
楓木空其中如筒西鄰巨楮樹亦裂其巨榦巷口鄰家取
出棟柱劈之如粉其桷壁落不動分寸碎一檐如絲一

震雷而擊三家凡數處神妙真不可測明年級犯法罹刑

獄徙海寧病死

嘉靖志

碧州陸公偁與其仲兄儵素友義少長相依同堂而食儵撫諸猶子恩義篤至內外無間言嘗各畜一貓貓各產三子皆銜至堂中乳之每一貓出一貓必爲代乳人以爲友愛所感云閣老李公東陽爲樂府詩頌之曰貓相乳遽如許但知母子恩不復我與汝貓相乳世希有但食乳哺甘不知誰是母陸家兄弟本同胞提孩挈稚相爲勞和氣感物成薰陶吁嗟乎人生胡不如此貓

嘉靖志

桃花渡北有顯德廟相傳神姓姚名器成化乙酉神憑人語曰江北地稱最靈人傑由茲種種生試看屠瀟及盧瑀

鹿鳴宴裏相賓興是秋二人果舉於鄉

聞志

宏治庚申夏鄞縣西毛翊居樓上見雷火從樓北壁隙入輪轉於前火光燄燄翊悚然曰敬天之怒須臾轉於樓下

無室不然舉家驚愕傭人病者尋愈

嘉靖志

小溪民家婢摘茄於園不得謂被人竊之罵焉忽樹上落茄磊磊聲云茄在此婢驚奔入內語故妖隨至其家隱梁上言已還茄不必再言自此開門動戶東擊西焚無日無夜釜中飯雜以糞身上衣帶染以血怪變百出城中人往視之其家殺牲設飯衆解色絲綺服成堆火忽自燒不可撲也僧道咒禁穢物入口奉化白嶠山中一老叟聞而探之具麪與食老叟脫衣忽挂屋脊使於屋後之田堆疊稻

草高與屋齊縱火取屋上衣捲投烈焰其怪尋滅老叟不發一言而去

嘉靖志

嘉靖三十七年浙東有馬道人爲孽於嘉湖翦楮爲兵咒之卽持刀杖作陣焚劫地方官兵追捕之流入杭州復由紹過寧民間競言馬道人分徒黨散擾村郭或以人物器皿投地人得之以歸卽舉家擾亂不可毆逐或升屋破壁而入無問男婦深睡時爲所壓不能展轉寤則氣索索不蘇有因而竟斃者遠近大聞每向夜則具刀杖震響竹追逐之竟夕不息各戶多懸魃魍魎四字以厭勝之當道奏聞勒限追捕竟不可得逾三四月謠言始息

嘉靖志

嘉靖三十八年七月十一日五臺寺火寺在城東南隅郡

命千戶尙文督造火藥於中是日日盱忽礮藥石臼洩火
遂焰起灼幡幢旋及楹棟而所積火藥盡熾初如爆竹已
如轟雷屋瓦盡震石臼重數百斤騰舉如孟越數十丈始
墜於隣牆之外焚擊死者凡百餘人或禡其衣或脫其履
或膠屍於牆壁或殞首於城闔或飛舞空中越街渡河騎
人屋危而斃尙千戶死於遠市居民之家一股折焉典史
江昊亦以赴救而死凡經焰灼者卽歸家亦不得生真大
異也

嘉靖志

柴浩字養吾鄞人女嫁邑庠生任禮試高等渡橫塘溺死
年十九見夢其父母爲設靈座每入暮聞其撫几太息聲
人或謂其父母曰魂眷其妻故作妖遣之必息父母如其

言召媒氏浩至厲聲曰任禮吾以汝志希古人烈烈爲聖
賢事故遣弱息事汝汝死命也何至爲怪汝父母惑於邪
說汝鬼有靈獨不能使吾女全節耶是夕其妻無疾而卒

影響遂絕

嘉靖志

鄞鄭老人夜得惡夢占於善卦者卦云三月十四日己卯
有叵測橫旤宜避匿不出城南潘家外孫也是日邀之家
臨水窗中靜誦蓮華經適待夷歐內官使從者放鷹獵於
負郭林野鷹逐一禽直入牕內同墜蓮經上老人驚以兩
手重按鷹禽俱死從者追及見鷹死執老人於歐內官所
痛鞭幾殞發寧波府推官問追鷹價白金八兩乃知橫禍
之及不可逃也

嘉靖志

有日者苦於貧窮問計於得一道者答曰汝向日月邊去日者思之乃明字也遂往明州其術盛行後復見得一道者問其故答曰汝前世於明州開卜肆也

嘉靖志

江東包氏婦黃氏長沙府通判黃惠之女嫠居四十年家有一雛鷺方脫卵一日遂失其母黃氏自剝葵屑粟餽飼之晝則起居相隨夜則籠於寢側逾數月而鷺輒能解主意遂不忍供賓饌一夕黃氏疾作鷺卽哀鳴繞牀家人異之置諸壚輒復引吭來哀鳴如初黃氏卒旣殯復啄柩鳴繞晝夜不息如是者凡百日而鷺絕食飲三日竟死柩下黃氏子松哀之置竹器坎地瘞之封土名義鷺塚

嘉靖志

寧波衛指揮魏安嘗殺犬劑藥骨投諸犬一黑犬獨不食

銜出抓土埋之其子偁時方成童見而義之口占贊曰犬
乎義乎犬其人乎人不犬義人乎犬乎

嘉靖志

鄞民宋家畜犬夜半狂吠長嗥頗以爲怪已而觸戶主起
視廚房火炎於棟矣正統間魏指揮家火然及壁犬撞門
若哭主驚起與僕撲滅爲作義犬行云我家有良犬毛色
成虎文糠糜撥餒經幾春嚶嚶警夜超凡羣主翁朝出當
門守主翁暮歸迎巷口一夕廚頭驚火紅觸戶長號報主
翁於乎爾犬猶知養恩鄙夫悖德何可言

嘉靖志

萬歷庚寅秋古鄞吳道人以符籙游江淮間尋抵嘉禾仙
降於周處士履靖逸之宅有曰無上宮道人有曰崖老縛
筆於叶揮灑若風雨之驟由是彭輅子殷文嘉休承皇甫

汧子循張之象月鹿侯一元舜舉李奎伯文仇俊卿謙之
馮臯謨明卿莫雲卿是龍李日華君實異而交和之處士
哀爲一卷子殷序之君實跋其尾焉

靜志居
詩話

鄞西鄉白鶴山望春山山下皆有廟康熙甲子三月廟祝
夢虎求食於白鶴山神不許求食於望春山神許之白鶴
神怒曰爲吾祀下弟子當庇之奈何以供虎食遂相毆擊
望春神不勝墮其冠纓早起見神冠果側得一冠纓於田
間自是西鄉虎患遂止

李
志

鄞江城隍之神里黨莫稱其爲誰氏考開慶四明志則以
爲漢初之紀將軍信不知何以得祀於吾鄉殆宋高宗航
海時崇祀以勵臣節者乎近忽傳故太保忠介錢公嗣其

任一時遺民皆爲歌詩以紀之聞江右建昌之城隍爲揭
公重熙廣右桂林之城隍爲張公同敞亦此例也

鮑琦亭集

甬東孫介夫與南昌王猷定于一善于一歿西泠時介夫
客虎邱夢于一叩門而入噉然哭曰我死矣子其以我文
定而傳之乎亡何而于一之訃至

黃與堅願學齋文集

吾鄞崇教寺在湖曲其中有女伽藍像鬢眉則男子衆所
稱楊義婦之子德順者也顧其事不見於成化以前志乘
直自嘉靖而後始有之據云義婦乃唐乾符時則世數已
遠昔人何以不載良爲可疑況乾符唐僖宗紀年也其時
安得有朱溫遽領行營倘謂係朱溫時則其時錢武肅王
已立國黃晟已領州二人皆雄傑不應有此義舉而任有

司之受賕且浙中雖羈縻於中原而隔以淮南楊氏亦非朱溫長鞭所能及是不特乾符世數之不符也吾嘗讀宋徐仲車集有一事頗相類仲車淮陰義婦詩序云淮陰富商之妻李氏有邑里人有同商者見而悅之道殺其夫厚爲棺殮持喪以歸給云溺死且盡歸其財無毫髮之私於是伺其除葬謀爲婚媾自陳有義於其夫婦亦爲之感泣遂許嫁之生二子一日大水水有浮漚其人相顧而笑義婦問之未應遂固問之其人以其伉儷已固不虞其有他也卽以實告之曰汝前夫之溺我實爲之已溺復出我以篙刺之遂沉其時浮漚之狀正如今日義婦默然乃日伺其夫卽以其事奔告有司卒正其獄夫仇旣復自念以邑

累夫以身事仇人之子義不可容卽縛其子投之於淮
已而自投焉斯事與吾鄉所稱一一暗合特楊義婦有遺
孕子授計爲裝女以復仇旣復仇其子以義婦之死投身
空門爲稍異耳仲車又曰或者以其生事二夫不得謂之
義是大不然是責於人者終無已也義婦之嫁初謂其人
真有義於其夫耳迨生二子閨房幃幄之好已固於人情
無毫髮可以累其心者顧能復仇殺子又自殺其身昭乎
如白日之照九泉可不以爲義乎仲車之議極可謂平允
卽移此爲吾鄉義婦之案可也義婦之事雖不見於舊時
志乘然似非後世鑿空所能撰浙東淮陰前後有如合券
風教攸關固里社所當表章者故因仲車之序連類而紀

之而爲彈正其人代之謬

鮑琦亭外集

少林以拳勇名天下然主於搏人人亦得以乘之有所謂
內家者以靜制動犯者應手卽仆故別少林爲外家蓋起
於宋之張三峯三峯爲武當丹士徽宗召之道梗不得進
夜夢真武授之拳法厥明以單丁殺賊百餘三峯之術百
年以後流傳於陝西而王宗爲最著溫州陳州同從王宗
授之由是流傳於溫州嘉靖間張松溪爲最著松溪之徒
三四人而四明葉繼美近泉爲之魁由是流傳於四明四
明得近泉之傳者爲吳崑山周雲泉單思南陳貞石孫繼
槎皆各有授受崑山傳李天目徐岱岳天目傳余波仲吳
七郎陳茂宏雲泉傳盧紹岐貞石傳董扶輿夏枝溪繼槎

傳柴元明姚石門僧耳僧尾而思南之傳則爲王征南思南從征關白歸老於家以其術教授然精微所在亦深自秘惜思南子不肖自傷身莫之經紀征南聞之以銀卮數器奉爲美饌之資思南感其意始盡以不傳者傳之嘗夜出偵事爲守兵所獲反接廊柱數十人蟲飲守之征南拾碎磁偷割其縛探懷中銀望空而擲數十人方爭攫征南遂逸出數十人追之皆踣地匍匐不能起凡搏人皆以其穴死穴暈穴啞穴一切如銅人圖法有惡少侮之者爲征南所擊其人數日不溺踵門謝過始得如故牧童竊學其法以擊伴侶立死征南視之曰此暈穴也不久當甦已而果然性任俠嘗爲人報讎然激於不平而後爲之有與久

故者致金以讎其弟征南毅然絕之曰此以禽獸待我也
征南名來咸世居城東之車橋至征南而徙同舉少時隸
海道補臨山把總錢公肅樂起事以戰功授都督僉事事
敗家居鋤地擔糞若不知已之所長也

黃宗義撰王
征南墓志